古今攷序

宋史稱魏秦國英悟絶人日誦千言目
不再覽訂定詳密先儒未有也茲其户
說眇論著古昔之昏ヽ者耶秦國在宋
論事必稱先王大略謂漢去古未遠一
時君臣不能復古遂使先王之制不少

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

槪見故即漢紀為古今攷夫古制不復非漢人罪也先王之時以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師氏保氏教之三德六藝史氏掌邦國之志民間七歲入小學十五離經辨志彼其童而習之亦已博矣師弟子之間夫有

所以之也周德既衰百家之說興一時環詭[illegible]兩之士赴之如流水而先王之制憤盍者至欲舉而掊擊之日以湮沒不啻千里韓宣子入周不辨殺烝之禮季札欲觀樂至魯而後得請孔子大聖人入太廟每事問孟子亞聖於爵祿井田之大已不

能舉其詳況其他乎古道已矣自周而
已然矣秦漢之際譬一甂脫然即秦國
所憎賈誼欲復三代之制夫誼亦僅能
改正朔易服色脫去高皇馬上之習耳
安見其必三代也漢人顓門註疏各守其
師說辟之索玄珠者往往見寶宋人欲

以理勝之而卒不勝也則陰合而陽離
良弓之子不為弓而為箕良冶之子不
為冶而為裘箕裘則是而弓冶則非矣
明興而藻繪之士尊事漢氏而毋視
宋儒欲以氣勝之而卒不勝也則粢棁
相襲而材具不逮語曰皮之不存毛將

安傅夫宋人学、文耳其搜羅百氏根極理要盖皆心多今復古之士誓不作漢人以下語然試舉漢以上事有能辨其必不為漢者乎試舉漢以下事有能辨其必不能為漢者乎是書每因一事而持大議或援古以證漢人之謬或因漢而窺古制之存或有見於漢而旁及漢人之所不及其二十卷以後則方氏續之議論閎覈而辨博不逮矣世儒之言曰烏用喋喋為饒舌而繁辭嗚呼考古證今博學之明辨之為可誣也書故無梓、自督學王公王公於書無所不讀以文章名

海內其所用教楚士者尚實學抑靡辭
蓋亦有秦國之心為
萬曆甲申歲仲冬月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江夏郭
正域美命甫譔

古今攷序

鶴山先生自敘曰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為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為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儒亦不可攷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為秦漢以後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蓋欲及時定制盡

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寖遠寖踈盖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盖不可攷矣姑即漢紀隨文辨證作古今攷

右鶴山先生初藁所撰先生次子故大府卿浙西安撫使知臨安府靜齋先生家蔵田客門下自淳祐十二年壬子於知吾州時入書塾咸淳丁卯國子正遭論寄家於先生之鶴山書院秋九月借親筆繹觀遂録諸此所謂古今攷者僅成二十則而未竟所以今大全集不載謹録二十則者於後以見夫前輩讀書用功有如此者而亦以見夫此書之不成遂使後學無繇攷知古今異同之變爲可惜也靜齋謂鶴山之意以漢最近古用班固書帝紀隨句解釋則知古制之所以變者在於周末及秦而古制之所以不復者在乎漢之因秦之陋吾學者從是而推之亦可髣髴其遺意云紫陽方回書

古今攷目錄

卷一

高帝紀　漢書

高祖　豐沛邑里

姓劉氏

附論賜姓賜族　附論鄭漁仲氏族譜

附論鄭漁仲族略序　附陳宓鄭漁仲通志略

附鄭漁仲二十略

母媪父大公　隆準龍顏

試吏廷中吏　亭長

王媪武負貰酒　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賀錢萬　呂公好相人
高祖為亭長謁呂公　魯元公主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　劉氏冠
高祖送徒驪山　高祖解縱送徒
陳勝起蘄　母媼夢與神通

卷二
班固書寬仁愛人　馬遷書仁而愛人
附論易體仁長人　附孔子以下六段
附朱子語二十二段　附東萊四段
附程沙隨一段　附方氏一段
附論語第一個仁字　附論語第二個仁字
附愛之理心之德　附論語第三個仁字
附答或問何以致仁　附陳大和仁說
拔劍斬蛇
附廣劍攷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釁鼓

卷三
旗幟皆赤
附廣旗幟攷

卷四
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項梁羽田儋榮橫韓廣魏咎自立楚立韓公子成

楚趙復立王　　　　齊燕復立王
附魏復立王三　　　韓復立王
泗川監平泗川守壯　道得張良
沛公往薛見項梁　　共立楚懷王孫心
斬三川守李由　　　章邯夜銜枚擊殺項梁
徙懷王都彭城　　　後九月
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

卷五

呂臣為司徒　　　　上將次將末將
項羽自立為上將軍　二世使使斬楊熊
絕河津　　　　　　收軍中馬騎
約先定關中者王之　關中
舍人陳恢　　　　　封南陽守齮殷侯
項羽封章邯為雍王　攻武關入秦
嶢關　　　　　　　藍田
漢元年冬十月
附東萊書楚義帝　　五星聚于東井
酈陸往說秦將連和　沛公至霸上
子嬰降枳道旁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皇帝璽符節
附旼五王　　　　　附旼王剛卯

卷六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附攷秦漢呂后夫人名
蕭何盡收圖籍文書　約法三章
附論蕭何九章　廣律令攷别見
餘悉除去秦法　吏民皆按堵如故
項羽破函谷關至戲　亞父使人望沛公氣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　項羽夜馳見沛公
沛公約項伯謝項羽　項伯曹無傷
使張良獻璧獻玉斗
附見俘厥寶玉　附見璇璣玉衡
范增玉玦
附攷玉佩
鴻門獻玉稱謂史漢不同
附攷弁玉及瑶　附左傳佩玉蘂攷
附朱文公說佩攷

卷七

附廣玉攷上
玉字　玉篇　大裘冕玉　衮冕玉　鷩冕玉　毳冕玉　希冕玉　玄冕玉　上公冕玉　侯鷩冕玉　伯鷩冕玉　子男毳冕玉　王三公冕玉　王大夫希冕玉　諸侯孤希冕玉　諸侯再命大夫玉
玉笄　玉衡　玉瑱　玉佩　珩璜琚瑀衝牙　理

度踪服玉 玉路 玉弁 玉后首玉服 玉幣
玉帛 玉几 玉獻 玉食 玉巵玉盌 玉敦
贈玉含玉 玉爵 瑤爵

卷八

附廣玉攷下

玉笏 玉大圭 玉鎮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冒圭 圭中必 玉全龍瓚將 陳
玉 瑑圭璋璧琮 四圭有邸 兩圭有邸 祼圭
瓚 璋瓚 大璋 中璋 邊璋 圭璧 璋邸射
珍圭 介圭 琬圭 琰圭 穀圭 土圭 璧
羨 璧琮 瑑琮 大琮 玉駔琮 后駔琮 牙

璋 中圭 玉案 玉作六器 蒼璧 黃琮 青
圭 赤璋 白琥 玄璜 玉方明 玉瑴 玉磬
玉纓 玉櫝 玉環 玉瑗 玉戚 玉豆 玉
瑚 玉璉 璧要 圭要 玉節 玉璽 玉印
玉符 玉版 玉管 玉巵 曲禮執玉 月令服
玉 聘禮受玉還玉 覲禮受玉還玉 聘義貴玉
禹貢貢玉 顧命陳玉 木瓜著詩之瓊 總論
詩書所引玉

卷九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懷王曰如約
項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附攷冬夏春秋月　漢王從杜南入蝕中

棧道　漢王欲攻羽丞相蕭何諫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　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

張良辭歸韓　設壇場拜韓信大將軍

卷十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附商周相三公六卿攷　附秦漢丞相太尉等攷

附秦漢九卿攷　附少府禁錢及銅錢說

漢王還定三秦　田榮殺膠東王田市

項羽殺韓王成　張良遺項羽書

項羽弒義帝　張耳走降漢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韓王鄭昌降

歸都櫟陽　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户

繕治河上塞二年十一月　附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附漢武苑囿游獵攷　附羅氏致鹿與女攷

卷十一

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附社稷名義攷　大社　國社　置社　民社

附社稷祭位攷　附勝國之社攷

附行軍之社攷　附社木社主攷

附國人畢作攷　附王后市社攷

附郊社之辨攷　附社卽祭地攷

附鄭玄不辨地社攷　附上帝五帝攷
附東萊太丘社亡攷　附枌榆社靈星祠稷祠攷
附王莽立官稷對官社攷
卷十二
賜民爵
附武帝武功爵攷　鄉三老
縣三老　縣令丞尉
漢王自臨晉渡　陳平亡楚來降
卷十三
平陰津三老董公遮説　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田橫立田榮子廣為齊王

劫五諸侯兵入彭城　漢取美人貨賂置酒高會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　彭城之敗
隨何説九江王布畔楚　漢王屯滎陽
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築甬道取敖倉粟
酈食其審食其趙食其　魏王豹反為楚
班固削韓信功　還櫟陽立太子
廢丘降章邯自殺
卷十四
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　祀天地總攷上
卷十五
祀天地總攷下　南渡後郊丘攷

南渡後明堂攷
卷十六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　虜魏王豹置河東等郡
大将騎将步卒将　古人不騎馬附
木罌缶度軍　韓信使人請兵三萬人
附二幸二善四不善　置常山代郡
韓信項羽張良兵法　日有食之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　酈食其欲立六國後
酈食其張良稱漢王陛下　陳平計間疏楚君臣
王車黄屋左纛　廣車輅攷
羽燒殺信　漢出軍宛葉
漢王奪韓信軍
卷十七
有星孛于大角　附論秦始皇彗星
附論漢武帝彗星　附論景定甲子七月彗星
項羽置高祖欲殺太公　楚大司馬曹咎敗氾水
酈食其說齊連和　氾水有二不同音　濰水
項羽亦軍廣武　立張耳為趙王
田横自立為齊王弃彭越
卷十八
初為算賦　附廣租稅賦攷上
附論秦孝公初為賦　附論周太宰九賦

附論周太宰九貢　附論周載師任土之法
附夏商周田賦土貢之異　附論漢初租稅
附論古食貨稅賦　附論魯宣公稅畝
附班固計井田百畝　附班固不言井田起軍瀘
附論魯用田賦　附論漢初起軍法
附論貢助徹皆什一　附論朱文公言貢助徹
附論采地制井田異鄉遂　附論劉皇熊賈貢助徹妄説
附論秦壞井田開阡陌　附論商鞅所以亡秦
附秦本紀書初十七　附秦紀書初六始一　附論秦賦未用錢
附論秦收大半之賦　附論秦力役三十倍於古
卷十九
附廣租稅賦攷中　附高祖田租什五稅一
附漢三十稅一　附論漢文復田租
附論漢口賦　附漢當賦即後世折納
附租庸調與兩漢異　附論葉水心非租庸調
附論楊炎兩稅　附論秦斗斛權衡丈尺
附論三代尺不同寸　附秦一法度衡石丈尺
附班固律歷志度量權衡　附論唐度量權衡
近代尺斗秤　附論古今田畝步
卷二十
附論廣租稅賦攷下　附論口分世業
附田土租稅賦貢可疑　再略記所疑十條

卷二十一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　軍士死者吏為棺歛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　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
項羽歸太公呂后　漢王欲西歸
追項羽至固陵　十二月圍羽垓下
垓下斬首八萬　漢軍四面皆楚歌
項羽死年三十一己巳生　附攷高祖年乙巳生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　以魯公葬羽於穀城
附論史漢項羽紀傳贊　封項伯等四人賜姓劉氏
以十月為歲首 文闕
卷二十二
故項籍臣稱其主名
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
以彭越為梁王
黥布之王
赦天下殊死以下
二月甲午卽皇帝位
附天皇地皇泰皇十紀攷
昧死再拜自秦始
命為制令為詔自秦始
天子稱朕自秦始
制曰可自秦始

附曲禮天子稱謂攷
尊王后曰皇后
太子曰皇太子
卷二十三
置酒雒陽南宮
田橫自殺
乗傳
附論廐置
附論驂乗
附論詔衛尉酈商
車駕　附論車駕幷行在所
西都長安　六月大赦天下
七月臧荼反九月虜荼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附論是年張耳吳芮皆薨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
後九月　治長樂宮　咸陽　長安
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十二月遊雲夢執韓信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
卷二十四
功臣剖符　附周禮八節
漢銅虎符竹使符　東萊論銅虎符
孟子若合符節　英蕩　傳　繻
申以丹書之信　重以白馬之盟

附攷白馬盟出處　立劉賈等同姓四王
立劉賈為荆王　立文信君交為楚王
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立子肥為齊王
高祖同姓王十二人　史記秦漢之際月表

卷二十五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史記諸侯年表與漢書異　齊趙梁淮南之分
以曹參為齊相國　徙韓王信都晉陽
作元功十八人位次　雍齒什方侯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　作左官之律
設附益之灋　諸侯王初置金璽盭綬
附攷璽印組綬　漢朝服
張良封留隨入關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立大市於長安　立西市
附論棄市

卷二十六

張蒼為計相　附論史記蕭曹五世家
附論史記外戚世家　附考史記不得為無失共三條
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　高帝平城白登之圍
白登平城地名　平城陳平奇計
附匈奴攷　匈奴名始見史記
東萊大事記書匈奴名　史記李牧傳見匈奴

史記秦始皇本紀見匈奴　趙武靈王初胡服騎射
圖書七秦者胡　史記漢書匈奴傳同異
匈奴單于名數　劉敬使匈奴謂不可擊
斬前使十輩　出奇計馬邑下史漢是非
劉敬和親之策

卷二十七

叔孫通制禮儀　長樂宮成群臣朝十月
附廣禮儀攷　朝字有虛實之辨
天子外朝之位　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
後鄭謂外朝在庫門外　五門之序不同
正義中言外朝庫誤為中　後鄭謂漢司徒府大會殿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　小司寇三詢外朝之位
天子治朝之位　附揖字攷
王日視朝皮弁服　諸侯三門一朝
附禮記九門之說　大僕掌燕朝之位不可攷
面朝後市　天子負依而立受朝
户牖之間為斧依　門屏之間謂之宁
成王顧命之朝位　康王尸天子之位
附王雙溪康王之誥說　王拜受賢能之書
大祝辨九拜作撡　附書稽首撡掌
又附書婦人稽顙　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之位
朝覲會同宗遇六服六物

卷二十八

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儀禮覲禮以今文解

附沙隨程氏論視朝及弁　覲禮天子不下堂可疑

舜典朝覲二字未分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

覲壇加方明于上　孟子三不朝之罰

後世朝會宮殿　附論小顏

附秦漢以來宮曰內曰禁　附論秦漢以來殿

卷二十九

叔孫通制禮儀　度吾所能行為之

魯有兩生不肯行　帝左右素知書者

禮畢盡伏置法酒　朝十月朝歲朝正

古邦國致貢不必元日　西漢朝正服不可效

賓主百拜酒三行　主人倍食於賓

上壽觴九行之所從來　附攷祭天七獻

陳祥道論九獻不同　酳之義

卷三十

置酒二字亦古　禮樂百年積德可興

五齊三酒　恬酒

公酒合錢飲酒　以式法授酒材

果祼灌　鬱鬯　秬鬯　臼㮣杵梧 天地不祼附

王后世子養具有四　六饋食用六穀

飲用六清　附六飲五飲四飲角柶

卷三十一
膳用六牲　附庖人六畜六獸六禽
附禽者鳥獸揔名　羞用百有二十品
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下大夫十六品
通掌六牲　凡馬官共十一條
善馬有毒　馬肝毒　果下馬
趣馬下士一百八十人　漢時單騎共十六條
通典馬政
卷三十二
牛人　充人　取火自燧人始共三條
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字數　用特自舜典始
高宗肜日不言牲 共三件　周武王柴望先祀周廟
召誥卜洛牛羊豕之數　孔傳社稷別有一說
孔傳社稷共牢無據　祭天燔柴薦血腥薦熟
秦用駒犢羔數　漢五時五帝之始
陳祥道論郊天之非　血腥爛熟之異
附論專席受酢為苟敬　小子掌祭祀羊共五條
附大夫士正祭體解　羊人掌羊牲
豕人官亡　犬人掌犬牲
槁人掌豢犬　雞人掌雞牲
卷三十三
附小雅二十二篇饗燕攷　詩七月朋酒羔羊之饗

詩鹿鳴燕群臣嘉賔
詩四牡勞使臣之来
詩皇皇者華遣使臣
詩棠棣燕兄弟
詩伐木燕朋友故舊
天保下報上
詩采薇遣戍役
詩魚麗美萬物盛多
南陔之什六篇亡
儀禮鄉飲酒工歌之詩
鄉射禮六詩
燕禮工歌之詩
大射禮歌鹿鳴三終
附論九夏去王　昭寓環拜
叔孫穆子不拜三夏
大射騶虞貍首等節
詩南有嘉魚燕歌
詩崇丘亡
詩南山有臺燕歌
詩由儀亡
詩蓼蕭澤及四海
詩湛露天子燕諸侯
詩彤弓天子錫諸侯
詩菁莪長育人材
變小雅十四篇自六月始
卷三十四
珍用八物
醢人羞豆酏食糝食
醬用百有二十甕 共三條
朝事饋食加羞説 共四條
六尊六彝舟罍之數
王日一舉
王齋日三舉三大牢
不舉有二
王以樂侑食
玉藻周禮牢食之異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日中夕食奉餘膳祭牢肉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禮酒燕飲酒之異
古諸侯無饗君之禮

附論天子下堂不下堂
饗禮七孔氏約大射燕禮
饗燕食酒主人之疑

卷三十五

骨體之數共十四目
陳祥道不解殽烝共十目
特牲饋食骨體數共十目
李秀嵒計特牲飲數
李秀嵒算牲體之數
偶計王膳匪六牲數
春秋左傳士會殽烝
陳祥道全烝自為二說
國語說全烝房烝殽烝共四目
魯頌籩豆大豆房胥全烝

卷三十六

特牲士禮主人俎
天子賓客禮食
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
新為臣之摯受以給王膳
耆老孤子士庶子之饗
饗士庶子耆老孤子酌攷
王膳飲凡二十四官
酒漿籩醢醯鹽冪奄女奚
共祭祀之好羞
共喪紀之庶羞
共賓客之禽獸共四目
備品物為薦共四目
羞豚膳膏香共四目
羞豚生而肥共四目
附五物祭五祀共三目
附論二十四官名物數

卷三十七

蕭何次律令
附廣律令攷
論律字義同異
史記律書共四目
史記律書二
吹律聽聲唐以來法不傳
史記律書三
論七政二十八舍

史記律書四　八風十母十二子
史記律書五　律數
論史記律書曆書　西漢律歷志
李悝律曰法經六篇　附平糴法
尚書典謨之律　兵刑自伏羲黃帝以來
尭誅三苗五虐　五刑四罪自舜典始
書舜皐陶論刑　亂征政典之刑
書康誥論刑　書立政論刑
書呂命論刑　上刑下服下刑上服辨
明啓刑書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單辭兩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呂命訓夏贖刑之辨　贖刑金鐵之辨
五刑上古起何時　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古贖罪用銅
宮淫刑　隋開皇始除宮刑
原野市朝為三就　象刑之辨　文缺

卷三十八

易卦刑書攷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周禮大司寇　周[illegible]小司寇
士師之職　司刑五刑之赦
司刺三刺三宥三赦　大小行人司儀掌禮
初學記刑罰攷　初學記[illegible]攷

初學記獄攷　漢刑法志攷一
漢刑法志攷二　漢刑法志攷三
漢刑法志攷四　附晁公武說
漢刑法志攷五　漢刑法志攷六
顯王十年壬戌商君變法　東萊辨商鞅變法未然
商子来氏篇誘二晉　商子定分篇秦置法官
漢刑法志攷七　漢刑法志攷八　漢文帝斷獄四百
漢刑法志攷九　緹縈上書　漢刑法志攷十　除肉刑
漢刑法志攷十一　漢刑法志攷十二
漢刑法志攷十三　附周氏詩序

古今攷目錄終

古今攷卷之一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高帝紀

鶴山先生曰高帝者何漢五年群臣上皇帝尊號此有天下之稱也十二年上謚號曰高皇帝此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自號皇帝自秦政始而漢因之謚曰高皇帝則亦因始皇帝之陋也三皇五帝稱號聖人未嘗言雖三王五伯亦未嘗言僅見於孟氏書戴氏禮而禹之為王亦未嘗見凡書之言夏王者皆桀也殷人周人之說始自陋儒俗師強為差等矜抗皇號於過高而

妄意帝稱盖與王伍盖春秋時吳楚越皆稱王矣至于戰國則
齊魏韓趙諸君亦稱王王號既卑則强者不得不帝於是秦昭
王稱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尋懼而皆去之復稱王至秦政二十
六年遂兼皇帝之號然猶遲之以二十六年之久亦見其有未
慊於心者漢初大抵襲秦以從民望而於典章法度猥襲秦餘
如皇帝之稱最為固陋亦因仍不改於是有効尤而動如南越
王稱南武帝盖生而自為謚矣極於後世如漢哀帝以方士之
説為聖劉太平之號唐高宗中宗以武韋二婦人之言有天皇
應天之號紛紛錯出由是踵為故常姑摘其一二言之唐玄宗
德宗皆以聖神文武皇帝為號此二君昏僻召亂者也而以是
稱之又將誰欺德宗尚以為未足乃於朱泚未平之日徇群臣

之請欲更加二字夫此四言且不敢當其一而唐之君臣少之
乃知後世虛名侈號君臣同一愚也成湯曰武王周文曰寧王
則人稱之而已不自居也矧累善積美至十餘字而不厭乎賴
神宗黜去尊號之請足以洗千載之陋然尚有未盡改者謚者
節以壹惠也今自唐至于國朝帝謚之多至七八字反以字多
而難於省記義廣而不能取信且姑以一二言如所謂聖神則
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矣猶以為未足也加之以文武抑不知聖
神不足以統文武耶藉曰書既言之矣又姑舉其一言之唐帝
之謚莫多於宣宗盖高祖太宗猶不過七字宣宗至十有八字
宣視諸帝固亦稍優而遂謂元聖至明與武文睿知仁神等字
無一不備夫如是過於堯舜三王遠矣而唐業之衰實始乎此

漢書

鶴山先生曰漢者何高皇帝起漢中即始王以為代號也自羲昊以來書志可攷者皆有始祖舜蹞側微然自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訖于嬴政則皆以始封為代號夏之後為杞至楚悼王而後息殷之後為宋至齊湣王而後息周自后稷訖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廟血食皆二千餘年而秦罷侯置守於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故往往無所因襲一時如劉如項如陳不得不以始王為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率以初國寖成禪代故又以封爵為號亦與漢異

高祖

鶴山先生曰既曰高帝矣此其言高祖何繫之帝即謚也繫之祖則廟號也武丁祖甲太甲雖有廟號而丁甲以日為紀非謚也由殷而上無謚或以堯舜禹等為謚非也至殷始有三宗廟號至周始有文武等謚至高帝然後一人而有謚有號然謚曰高皇帝廟曰高祖猶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然猶曰太宗世宗中宗世祖云耳又其後一人之身既曰明帝又曰顯宗既曰章帝又曰肅宗不知節謚者安所據也明帝猶可宗也又其後也和帝曰　宗殤帝曰　宗安帝曰　宗則終漢之世無一而非宗者又其後也帝謚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言雖有博識彊記之士固已不能悉數施諸詔命奏疏亦以文繁難於節約其勢必以廟號陵名代之則是一人而兼十餘字之美義有相包字猶別出雖有昏僻之主猶得仁聖之名施

諸當時人已議朝臣之庸鄙書諸簡策人復議世道之澆訛相承至今謚為虛設僅以陵廟見諸典章又極其事而言之則必如殷三宗漢七制無害其為廟號以其有德可宗而不在迭毀之數也和殤安順以来胡為而皆無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殤安順亦得為宗則知廟號而承陋襲訛不可不速已也

豐沛邑中陽里人

鶴山先生曰此謂泗水郡之屬縣曰沛沛之聚邑曰豐其里曰中陽盖自秦滅古制郡縣邑里之別茫不可攷今姑言之古者大而別之曰九州細而別之則自天子諸侯所治皆曰國國之外曰野則六鄉六遂與三等采地在焉其得名縣者有三總王畿之内曰縣則天子之寰内是也寰即縣字六遂之内有縣凡二千五百家則四鄙為縣四遂為縣是也三伯里至四伯里為縣則甸稍縣都是也至春秋末趙簡子誓師則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預引周書作雒篇謂千里一縣縣有四郡魯昭五年左氏傳亦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縣有百乘合乎周書而背周禮未知孰為可信大抵皆未是後世之所謂縣至秦孝公併邑聚為縣而縣之制始此郡之名不見於經亦始見於趙鞅之言乃是縣統郡而不以郡統縣也自秦始皇併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然後以郡統縣其時縣猶有邑在焉故曰豐沛邑里

姓劉氏

鶴山先生曰古未有姓氏併書者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

以土而命氏以陳外傳亦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而氏曰有夏胙四嶽國賜姓曰姜而氏曰有吕盖繫之以姓而命之以氏故子孫雖同姓而各別氏也氏又謂之族盖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桓族若此者可以類求大率姓禀之天子族禀之國君然其間容有不賜姓者各從其父之姓族如黃帝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纔十有三是也又有不禀時君之命而自為氏者士會之孥處秦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智伯之將滅[illegible]別其族為輔果氏雖云別氏然未有總書曰姓某氏者至於後世則姓氏之制不明故舉世稱氏為姓而不知別且同姓別氏禮所謂百世而婚姻不通者今豈知此或疑劉氏之始詳見贊末

附論賜姓賜氏賜族之別

紫陽方氏曰鶴山先生渠陽山中嘗取九經註疏為要義所以為古今攷張本也古今攷雖不就要義吾州有刋本兵火已亡而回尚留印本謹以禮記大傳正義附論賜姓賜氏賜族之別者續于鶴山先生所論姓劉氏之後◎要義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六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

陳故鄭駮異義云炎帝姓姜大昊之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
賜也故堯始賜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之姓
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illegible]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
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illegible]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
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illegible]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
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
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
官為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
族者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
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
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氏也氏族對

之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
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者皆姓
而為氏是也○回又曰漢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
氏回已引東萊大事記解題在後中有范氏祖禹論其賜婁敬
姓劉氏即不論矣以姓為氏以氏為姓漢初已如此

附論鄭漁仲氏族譜

紫陽方氏曰鄭樵字漁仲興化軍人號夾漈先生著書甚多氏
族之書博矣平聲中無回之方氏而有芳至以字為氏族中始
有方氏謂周大夫方叔之後以字為氏也風俗通云方雷氏之
後是也謂漢有方賀則不然漢公卿有百官表曰方賞為九卿
更始之相曰方望何以皆不書回之先方紘避王莽之難自河

南徙歙縣子儲僑儼回儲之孫也後歙縣割東鄉為青溪縣今改為淳安縣是也儲墓在淳安縣前十大方塚今攷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孝哀建平元年司隸校尉東海方賞君賓為左馮翊二年遷建平三年左馮翊方賞為廷尉四年徙元壽二年哀帝之年表最下一行書曰京兆尹清河孫意子承廷尉方賞為左馮翊一年遷此書乃是兩事其一京兆尹清河孫意其名意其字子承也其書法如上文京兆尹南陽翟萌幼仲萌名幼仲字也子承之下書廷尉方賞為左馮翊一年遷明年哀帝崩又孝平五年表絶矣漢書此表極好凡十四行上三行漢三公第四行列將軍次九行九卿廷尉大理居第五以上十三行矣下一行京兆尹左内史右内史左馮翊三官共之方賞初以司隸校尉為左馮翊書其鄉貫曰東海書其字曰君賓遷廷尉又遷左馮翊在朝凡八年也回讀西漢自二十二歲戊申在宋氏館借鼎本漢書換三四本讀至今五十餘年矣不見有方賀細思之恐是鄭漁仲筆誤或刋本誤以方賞為方賀乎容更攷之

附鄭樵氏族略序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攷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官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来取

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姚媯姞妘婤姶妚嫪之類是也所以為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竝稱姓也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為姬旦文王為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良由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雖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於此姓氏之學最盛於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大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洪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其書雖多槩有三種一種論地望一種論聲一種論字論字者則以偏旁為主論聲者則以四聲為主論地望者則以

貴賤為主然貴賤升沉何常之有安得專主地望以偏旁為主者可以為字書以四聲為主者可以為韻書此皆無與於姓氏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然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有三十二類左氏之言隘矣一曰以國為氏二曰以邑為氏天子諸侯建國故以國為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卿大夫立邑故以邑為氏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之類是也三曰以鄉為氏四曰以亭為氏封建有五等之爵降公而為侯降侯而為伯降伯而為子降子而為男亦有五等之封降國侯而為邑侯降邑侯而為關內侯降關內侯而為鄉侯降鄉侯而為亭侯學者但知五等之爵而不究五等之封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但附邑類更不別著裴陸龐閻之類封於鄉者故以鄉氏糜采歐陽之類封於亭者故以亭氏五曰以地為氏有封土者以封土命氏無封土者以地居命氏蓋不得受氏之人或有善惡顯著族類繁盛故因其所居之所而呼之則為命氏焉居傅巖者為傅氏徙嵇山者為嵇氏主東蒙之祀則為蒙氏守橋山之冢則為橋氏彤氏因彤班食於彤門潁氏因攷叔為潁谷封人東門襄仲為東門氏桐門右師為桐門氏皆此道也隱逸之人高傲林藪居於甪里者呼之為甪里氏居於綺里者呼之為綺里氏所以為美也娼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為社南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為社北氏所以為賤也又如介之推燭之武未必無氏由國人所

取信也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凡以地命氏者不一而足六曰以姓為氏姓之為氏與地之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賜者為姓不得賜者為地居於姚墟者賜以姚居於嬀汭者賜以嬀姬之得賜居於姬水故也姜之得賜居於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賜姓七曰以字為氏八曰以名為氏九曰以次為氏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為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戴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此之謂以王父字為氏無字者則以名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

豐卷豐施以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是也無字者以名然亦有不以字而以名者如樊皮字仲文其後以皮為氏伍員字子胥其後以員為氏皆由以名行故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為氏而以父字為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為子桑氏者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為氏而以父名為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為茲氏是也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為公鉏氏者亦是也以名字為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以次為氏者長幼之次也伯仲叔季之類亦是也次亦為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乎往來既多交親稍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

次可於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別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良由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焉故以長幼稱十曰以族為氏按左傳云為謚因以為族又按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為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瑕食邑于屈初不因謚則知為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謚也族近於次族者氏之別也以親別疏以小別大以異別同以此別彼孟氏仲氏以兄弟別也伯氏叔氏以長少別也丁氏癸氏以先後別也祖氏禰氏以上下別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別也南公氏南伯氏同稱之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適庶之別也韓氏之有韓餘氏

傳氏之有傳餘氏梁氏之有梁餘氏餘子之別也遂人之族分而為四商人之族分而為七此支分之別也齊有五王合而為一謂之五王氏楚有列宗合而為一謂之列宗氏此同條之別也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歸父有二子一以王父字襄仲為仲氏一以父字子家為子家氏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為子南氏而復有子郢氏伏羲之後有伏虙二氏同音異文共叔段之後有共氏又有叔氏又有段氏凡此類無非辨族十一曰以官為氏十二曰以爵為氏有官者以官無官者以爵如周公之兄弟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是皆有才能可任以官者也五叔無官是皆無才能不可任以官者也然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兄弟雖曰無官而未嘗無爵土如此之類乃氏

以爵馬以官為氏者太史太師司馬司空之類是也雲氏庾氏籍氏錢氏之類亦是也以爵為氏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是小史庶長亦是也十三曰以凶德為氏十四曰以吉德為氏此不論官爵惟以善惡顯著者為之以吉德為氏者如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其後為冬日氏古有賢人為人所尊尚號為老成子其後為老成氏以凶德為氏者如英布被黥為黥氏楊感梟首為梟氏齊武惡巴東王蕭響為同姓故改蕭為蛸後魏惡安樂王元鑒為同姓故改元為兀十五曰以技為氏此不論行而論能巫者之後為巫氏屠者之後為屠氏卜人之後為卜氏匠人之後為匠氏以至豢龍為氏御龍為氏干將為氏烏洛為氏者亦莫不然十六曰以事為氏此又不論行能但因其事而命之耳

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婚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為氏漢武帝時田千秋為丞相以年老詔乘小車出入省中時號車丞相其後因以車為氏微子乘白馬朝周茲白馬氏之所始也魏初平中有隱者常乘青牛號青牛先生茲青牛氏之所始也十七曰以諡為氏周人以諱事神諡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諡貴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諡亦可以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哀氏繆氏之類皆氏於諡者也凡複姓者所以明族也一字足以明此不足以明彼故益一字然後見分族之義言王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王叔氏王孫氏言公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公子氏公孫氏故十八曰以爵系

為氏唐氏雖出於堯而唐孫氏又為堯之別族滕氏雖出於叔繡而滕叔氏又為叔繡之別族故十九曰以國系為氏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季叔牙之後傳家則稱叔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叔故二十曰以族系為氏士季者字也有士氏又別出為士季氏伍參者名也有伍氏又別出為伍參氏此以名氏為氏者也又有如韓嬰者本出韓國加國以名為韓嬰氏如臧會者本出臧邑加邑以名為臧會氏如屠住者本出住鄉加鄉以名為屠住氏故二十一曰以名氏為氏而國邑鄉附焉禹之後為夏氏杞杞後奔魯受爵為侯又有夏侯氏出焉嬀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邊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此以國爵為氏者也白氏舊國也楚人取而邑之以其後為白侯氏

故二十二曰以國爵為氏而邑爵附焉原氏以周邑而得氏申氏以楚邑而得氏及原加伯為原伯氏以別於原氏申加叔為申叔氏以別於申氏是之謂以邑系為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為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為王卿士而以甘士為氏故二十三曰以邑系為氏而邑官附焉師氏者太師氏也史氏者太史氏也師延之後為師延氏史鼂之後為史鼂氏此以名隸官是之謂以官名為氏呂不韋為秦相子孫為呂相氏鄺食其之後為食其氏曾孫武為侍中後為侍中氏此以官氏為氏者也故二十四曰以官名為氏而官氏附焉以謚為氏所以別族也邑而加謚如苦成子之後為苦成氏臧文仲之後為臧文氏氏而加謚者如楚鬭子之後為鬭子氏鄭共叔之後為

共叔氏爵而加謚者如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為成王氏故二十五曰以邑謚為氏二十六曰以謚氏為氏二十七曰以爵謚為氏按古今著複姓之書多矣未有能明其義者也有中國之複姓有夷狄之複姓中國之複姓所以明族有重複之義二字具二義也以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夷狄有複姓者侈辭也一言不能具一義必假數言而後一義具焉其於氏也則有二字氏有三字氏有四字氏其於音也則有二合音有三合音有四合音觀譯經潤文之義則知侈辭之道焉臣昔論中國亦有二合之音如騶諸二合為旃者與二合為諸之類是也惟無三合四合之音今論中國亦有二字之氏惟無三字四字之氏此亦形聲之道自然相應者

也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此皆夷狄二字姓也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侯莫陳之類是也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自死獨膊之類是也此外則有四聲又有複姓四聲者以氏族而不得其所系之本乃分為四聲以統之複姓者以諸有複姓而不得其所系之本者則附四聲之後氏族之道終焉五帝之前無國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為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氏軒轅氏雖曰炎帝黄帝而猶以名為氏然不稱國至二帝而後國號唐虞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謚由是氏族之道生焉最明著者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國未甞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荊蠻之道也支庶稱氏未

嘗稱國或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諸侯子孫皆為民或以國為氏或以姓為氏或以民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芊周之子孫可稱周亦可稱姬又如姚恢改姓為嬀嬀號改姓為姚茲姓與氏渾而為一者也自漢至唐世有典籍討論茲事然皆出於一時之意不知溯本正源為一書成怨望紛起臣今此書則不然帝王列國世系之次本之史記實建國之宗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譜實受氏之宗也

附陳宓鄭樵通略序

夾漈先生諱樵字漁仲莆郡游洋人不入場屋屏跡山林精心簡編是以六藝之文百家之學無不通貫占今而著書立言誠有功於後學不細也三舉孝廉再舉遺逸先生力辭浩然以道自任中興天子復因經筵列薦慨想渡江人物有詔特起賜對之日漏下十餘刻玉音稱賞曰見卿議論高遠使朕自然忘倦先生奏以三十年所著之書五十種及取歷代史始自三皇迄于隋季總而名之曰通志首陳班固斷代作史之失其間又有二十略貫通人間所未見之書上甚嘉之且有數陳古學自成一家恨見卿晚之諭卽命以官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先生力丐祠還山仍給筆劄修史及繕寫工件成書二伯卷趨造於朝就除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房文字官尋又命繳進通志通略而先生俄以疾卒遂不果進太學生朱壽箕等三伯人為文以祭曰所謂詞林根葉十年盡學海波瀾一夜枯其餘非無一

卉一木之秀一川一澤之麗皆不足以補先生之萬一然其人
則古其書與名亘宇宙莫得而踰時子歸翁方八齡家藏餘槀
未見散逸亥先君正獻與先生道義不薄過庭有訓習聞先生
言論風旨每每有文獻不足之歎亥近忝朝列廼於同朝所藏
故書中得觀通志通略全書尚無恙也則知先生精神心術萃
在二十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從此傳之四方以垂不朽亥因
感先君之言起敬先生之學謹書通略之後嘉定八年八月吉
日郡人陳亥

附鄭漁仲二十略

紫陽方氏曰鄭漁仲二十略天文二卷地里一卷都邑一卷氏
族六卷禮四卷樂二卷職官七卷選舉二卷食貨二卷刑法一
卷謚一卷六書一卷七音二卷藝文八卷圖譜一卷校讎一卷
器服二卷金石一卷災祥一卷昆虫草木二卷
前二十略予家有之今客中借之張仲真欲以其氏族略之
序附鶴山先生所攷姓劉氏之後而若於太多氏族之説備
矣其六卷太多則尤不可附也如錢攷以洪文安公泉志參
之備矣而泉志亦不可附於錢攷之後他做此旣又以陳後
齋二十略序附此漁仲之書氏族為最所謂通志五十種二
百卷侯求之今未見也

母媪父太公

鶴山先生曰古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盖天子諸侯之有父者鮮矣儀禮喪服有為君之父

母祖父母期則君固有父在者第始封之君則有之天子之父
則罕瞽瞍之卒不知何時此不可攷武王滅殷則文考已歿故
幷取太王王季為王迹所由興者而追王焉漢高帝起自亭長
祖豐公父太公皆不知名母媪不知姓與前代之典紀異古人
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呂尚曰
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以此知大公者古人以為父
稱文之時有爵者稱公至楚縣尹為公晉大夫伯有稱公盖名
稱已紊至秦時滋不可制故亭長之父亦稱公至後漢章帝紀
祠太上皇于萬年注名煓他官反一名執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
固乃不及之恐未可信也自章帝以後尊先媪曰昭靈夫人盖
自初起兵時媪已卒於小黃北矣既有天下惟父獨存而

太公非敢忘之以古無此典耳秦追封父因家令言始創太上皇之
號以隆之不惟古制所無且古亦未有太字後人加點以別大
字於是人主之父母皆曰太至於祖母則曰帝太后或曰太皇
太后夫皇云者祭祀之所稱太云者後世以為父卒母存之號
令用之人主之父母則無所忌盖所沿襲者久矣其後昭靈為
后高祖之兄之姊之女皆追尊為王后而最可怪者高祖之伯
嫂曰陰安侯仲嫂皆王后豈陰安尚有撩釜之憾故下后一等
耶名稱之不正莫甚於此自是而後則天子之妾母若本生父
母皆有生封死贈之文晉魏以後則為著令文武官各得以品
秩封贈父母大非古矣盖追策追命追祀春秋時雖已有之然
出於王朝所錫未有法令以自陳者況以三歲一贈無所限極

墓中服而廟象公衮者有之此於禮奚據故鄭康成謂追王者以改塟盖疑名與服異使如後世三歳一贈則死者數罹發掘之害亦不得一安於其土矣

隆準龍顔

鶴山先生曰準於五則為揆平取正之器所謂繩直生準是也亦所以協樂律而史紀謂始皇長準高祖隆準皆相承為鼻豈面目以是取正耶經傳有頞有角未有稱顔者曰頞曰顔亦後世之稱史册用字之訛如此類甚衆本不足辨姑一及之以見風氣既殊稱謂亦殊

試吏廷中吏

鶴山先生曰古者三公曰三吏卿大夫士以及邦國之仕者皆曰群吏而别為府史胥徒貫奚之屬以異貴賤府史胥徒無吏稱也至此始混為一區

亭長 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盗掌逐捕盗賊

鶴山先生曰周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秦人易之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盖田制壞而鄉治廢專以譏防征商檢柅盗賊為事而先王相保相愛相賙相貫之實政無復有存者矣 此下有漢與猶及四字而未有續文

嘗從王媪武負貰酒

鶴山先生曰古者戒群飲使萍氏紀酒未聞使民為酒以自粥也私粥不已民相與爭利則暴君汙吏必至榷酤盖此時實啓之

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鶴山先生曰按顔氏注大夫客之貴者夫大夫之稱至隆極貴豈沛縣吏民可得而過稱乎公邑長亦曰大夫之類是也卿亦號大夫單伯會伐宋傳云周大夫而記亦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孤亦曰大夫春秋稱宋人殺其大夫是也公亦曰大夫詩謂三事大夫是也韓信謂諸軍為士大夫容有軍吏在焉要是自春秋以後名多混亂矣

賀錢萬

鶴山先生曰詩所謂錢蓋農器也上聲以泉幣為錢不知自何時始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平準書載虞夏之幣三品管子論禹湯以金鑄幣未有錢之名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漢則周齊秦晉楚趙之幣皆名錢矣

呂公好相人

鶴山先生曰相人二字始見於左氏文公元年傳内史叔服能相人至荀卿始為書非之然未得其要大抵呂公能相高祖之當貴而不能相呂后之覆宗此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其是之謂歟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鶴山先生曰古者歲時月吉以禮會民必讀灋必習射必行飲酒之禮所以申之孝悌書其德行道藝非以事娛樂也所謂周禮其猶醵與則古亦有合錢飲酒之禮特民自為樂耳今縣有

重客而民得持錢入縣縣遣功曹主進滿千錢者升之堂上不則退之堂下惟商財賄不問齒德亭長以警盜送徒為事亦一役民耳乃得而虛聲紿謁恐喝重客使起迎之門遂坐上坐且上坐賔位也今一亭長以氣奪之絶無鄉飲謀賔澹臺以公事造偃之意風俗之壞久矣而史書之為美談

曾元公主

鶴山先生曰韋昭以元為諡顔籀非之劉攽曰此史臣追書也是皆未聞古者婦人有以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等是也有以氏以姓者魯國姜是也有以姓繫之夫氏者衛孔姬晉趙姬之等是也有以姓繫夫爵如楚息嬀齊棠姜魯秦姬之等是也有繫夫氏如宋共姬齊昭姬晉懷嬴魯定姒秦穆姬衛莊姜之等是也有繫之子如陳夏姬宋景曹是也又有越禮而妄自為諡則齊吳姬昭姬魯聲子出姜晉辰嬴衛戴嬀等不可勝數魯元以生而封魯死而追諡名之不正甚矣使之之國則古者邑于謝則歸謝邦于蔡則治蔡若假之名而實不往其於義也何居必責之就國則婦無與公事使以魯爵而居趙古亦未有此此一時率意變古極於後世有父為秦公而母為魏國夫人者以秦公之妻而爵之魏則疑於再適矣有一婦人而封兩大國者則疑於兩從矣至於國朝則命婦封爵之不正與后之有諡猶如舊制惟后諡以上一字繫之帝此亦稍得禮意公卿大夫士之妻無諡始為合禮公主之稱雖非古亦周女下嫁合[illegible]主昏之意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

鶴山先生曰古者邦君之妻曰君夫人卿大夫妻曰內子人亦曰內子夫人之號無敢竊也今亭長之妻客稱之曰夫人然則過相稱謂不知始於何時雖春秋時亦未有此流及後世則夫人遂為貴賤之通稱

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鶴山先生曰古者衣服不貳所以同風俗壹民德春秋以後如鷸冠翠被胡服之屬已皆先王之所禁今以亭長自為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人皆得以率情妄作其後爵公乘以上方得冠劉氏冠一時之為一人之見而遂以儕于先王之命服服之日更月變而不復先王之舊蓋日改月化民由之而不知可勝

嘆夫

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鶴山先生曰送徒驪山秦政自營墳墓也然古之帝王未始有是劉向曰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丘壠之處雖然此僅言薄葬耳而經傳咸無帝王自營墳墓之文攷之議禮則自始死小歛大歛殯奠後始記筮宅然則筮宅蓋生者之事也或曰事不預定而取辦於倉卒可乎曰古之葬與今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若文王葬于畢則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則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

夫皆以爵列為丘封之度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夫兆域既有定序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後世有某山某水之說則取辦於殯斂殷奠之後乃人情事理之當然自吳闔閭秦惠文以來五王始大作丘壠多其瘞藏至秦政自為驪山又加於前用吏徒數十萬人曠日者十年上崇山墳下錮三泉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慮人之窺伺也則為機械之變以射穿掘之人慮為機者之泄也則生薶工匠慮無與共其樂也則多殺宮人以實之曾未幾何外被項籍之灾內罹牧竪之禍然則役徒數十萬祇以自戮其屍焉耳矣繇是以後襲為故常漢之陵與廟率是人主自為之

高祖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夜皆解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鶴山先生曰古者井牧之制脩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奸宄之萌井間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為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蓋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諜賊之人相狀之人鬬顕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搏而執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間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

知變秦以復于古盖自是而後門闌道路之政戶口客主之數徒為具文豈惟無復賙卹親睦之意雖蒐奸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自死自生自往自來縣官不以為事而君師之責廢矣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蘄

鶴山先生曰自秦以來未有以全盛之天下十五年而亡者亦未有隴上之耕夫無尺寸之資以取天下者此罷封建廢井田之明驗也古者封國之制計不易之田以為都畿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田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其山林陵麓川澤各隨田以為封疆之界大抵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天子賜之弓矢然後得專征賜之斧鉞然後得專殺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反是則有責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唐虞三代其制各異或五載一巡狩群后肆朝或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制雖小異大抵東南西北朝聘循環天子無踰時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不稟命於天子此開誠心布公道正侯度達民隱故能君無失道臣無干紀民無覬覦裔無謀夏此封國之大略也方里為井

一井八家為田九百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凡六十四井一丘之賦戎馬一疋牛三頭四甸為縣四縣為都盖甸地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為成即三十六井是為百井一成之賦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八百夫中取七十五人亦什一之法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鄉出車百乘六遂亦百乘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千乘之車步卒甲士七萬五千人是為六軍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為六軍者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為井一千有奇為夫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甲士七千五百人為師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也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言夫數也

已上一序二十段並依鶴山親筆編諸此其冊外篆初藁二字又有四段立題未著文今不錄

母媼夢與神通（鶴山元書此題而文缺今回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回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引古於先則後書之）

紫陽方氏曰帝王之生固不偶然好事者多從而附益之則怪以傳怪生民之詩謂姜嫄之生后稷也履大人之迹歆然身動如孕不假人道而生列子史記皆有是言朱文公則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歆字在上下句之間皆不成文盖心不然之也文公又按毛公之說不過謂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而已然無如鄭玄之箋本諸列子史記之妄何文公謂諸儒多是毛公而非鄭亦謂鄭非臆說以其有所本也回則

謂列子史記皆不足信惟誕寘之隘巷平林寒氷一章若姜嫄
嘗棄后稷而不子者故或者得以神其說回謂姜嫄當時恐不
無鄭莊公寤生之驚而惡之故有不舉之意厥初祀郊禖以求
子焉得無人道而虛求之詩有先生如達一句足證也蓋以其
生之時忽然而墮故其家異之耳以敏字訓為足大指豈非好
怪而至於此歟回斷然以為稷之名棄不過有如莊姜之惡而
棄之所以招此怪說也玄鳥之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公止
謂春分玄鳥時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
高禖而生契無他異也又不幸而鄭玄為箋亦本史記等書謂
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又玄之為人酷信哀平間讖緯之
書當是時引讖緯而隱其所本近世呂成公讀詩記但存毛傳

盡刪鄭箋良以人類生育決無吞一燕卵乃能生子之理也此
二說者既明則劉邦之生決無夢與神交而生之理史記書曰
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
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然則媼之所夢者神也而非龍太公之
所見者交龍也而不見其神交龍恐是兩龍相交於大澤之上
而媼適偃息其下兩不相關今醫家上·夢與鬼交男子婦人獨
宿而有淫思則必夢中有之皆夢人也非夢鬼也此媼之非心
邪念夢中所見亦必人而已矣龍交陂上自有其偶好事之人
喜奇嗜怪見劉邦起於亭長為王為帝則相與扶合附會以詑
其異苟如是言則漢高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也龍之精血合
入於其類而生卵然後卵中出龍今託於人體而變為人無是

理也太公呂后求漢高所居上常有雲氣范增謂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漢儒陋習惑於俗傳而司馬遷尤好奇採以成史班固因之不能攷知道君子於此等詭妄皆一切掃除而勿信可也

古今攷卷之二

鶴山魏了翁華父譔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馬遷書仁而愛人　班固書寬仁愛人

紫陽方氏曰史記高祖紀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漢書紀改曰寬仁愛人意豁如也班固加一寬字不如司馬遷之所謂仁而愛人也加一寬字則所見之仁小矣仁全體甚大愛人仁之用也仁性也愛人仁之情也史遷所云性情體用俱完而固也天命之性無智愚賢不肖皆有是仁禀氣之清而厚者則全其本心之仁而惻隱之心必見於愛人禀氣之濁而薄者則有蔽

塞昏怠之患而又加以物慾則所為每不仁如項羽剽悍猾賊喑啞叱咤兇暴之至非本心不仁而性無是仁也一切恃氣故敢於戰攻必取必勝而敢於殺人如坑秦軍二十萬衆於新安彼何罪哉仁不仁之間劉項之存亡也孔門論仁莫大於易之乾卦與夫論語荅顏子之問在乾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而元包四德仁冠四德曰元者善之長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天地之四時則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然四時常生物故易繫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仁所以為百行萬善之根本禮義智非仁為之則何以有辭讓何以有羞惡何以有是非聖賢修身內之存養仁之體外之省察仁之用若夫克己復禮為仁孔子因顏子問而荅天下後世學者皆當然也顏子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賢者之事亞聖人一等則必有所勿而後有所克有所克而後有所復聖人純乎仁自不假此程伊川令學者類聚洙泗言仁處觀之教人至矣而為象山之學者非之何也司馬遷謂高祖仁而愛人上一仁字性也體也愛人二字情也用也班固言寬仁愛人則以寬為仁而愛人之說止於言仁之情仁之用矣孔門教人亦曰仁者愛人指其用也他有兼言體用者不一韓愈博愛之謂仁亦專言仁之用然所以博愛之理亦不相離後世專以愛言仁固不盡此心此仁之全體而或者以覺為仁則又流於一偏如醫書言痿痺不仁不知痛癢固不仁矣而無病之人皆知痛癢則非所謂仁也仁者固無所不愛而愛屬乎情仁者固無

所不覺而覺屬乎知皆非仁之全體也本性之仁大哉乾元是也聖人欲淨理明靜亦仁動亦仁無一毫之或私而無一物之失所安行之仁也賢者利仁畏罪強仁又有等級史遷本書高祖天資乃是氣禀清厚本性之仁時時發露於人必愛而其善知人誅有罪得天下皆仁之用也袵席閨門有不善焉則不學之過也然以其天資見於行事則得仁之分數多矣以項羽對觀之則仁不仁之判天壤矣古之純乎仁者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歟高祖救民於水火之中刬秦之暴削項之兇有國四百年天地大德曰生其所以生天下之蒼生者多矣亦可謂仁也齊桓晉文所不及也史遷班固筆削微異吾故從而辨之而所以補此章者恐或者議鶴山之書專攷制度而不及性理不容不挈此大綱領而表出之也

附論易體仁足以長人并 孔子以下六段 東萊四段 朱子語二十二段 程沙隨一段 方氏一段

易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之謂體朱文公不然見後

橫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奧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

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
也
漢上朱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元者生物之始善之長也其在
人則仁也仁者宜在高位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凡長於人皆
長也
紫陽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
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以仁
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元者善之長以
下四句是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
事之方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
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此天德之

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體者
以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
以能長人○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
吾身故足以長人○生底意思是仁○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
占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常
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易中言元者善之長
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
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
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伊川語録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

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兩處○問黃直卿伊川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這一個能包得那數個若問著一個便包數個荅云只為是一個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来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来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已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有春意同且如這個卓子安頓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處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個生意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生底意思卓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仁只是初底意如木之萌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来底意思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意思　以一身觀之元如頭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個元字便是包那四個下面字下面字則是偏言乎一事者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個元也若以一歲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首夏清和是亨之元孟秋是利之元初冬便是貞之元也　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　以用言之則元為主以體言之則貞為主　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個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仁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

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也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四曰此說出於周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只是個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見不是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四曰貞之妙如此貞固此以幹事事之骨也　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　幹

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在第三曰禮是陽故元亨利貞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個是對說一個是從一邊說朱子語二

十二段四節去閑雜字書諸此

東萊呂氏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八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　體仁不是将仁来為我之體我之體都便是仁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東萊四段四節文

沙隨程氏文史評漢宣帝殺趙廣漢韓延壽蓋寬饒楊惲曰四子皆賢能之士雖宣帝慘刻少恩亦由恭顯典樞機刑戮過差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帝若以仁心每自體認何至如是回節文

紫陽方氏曰馬遷書高祖曰仁而愛人班固曰寬仁愛人固不及遷多矣回已論之於前嘗有感於易之所云體仁足以長人三代而下幸有漢高之性資遂有天下四百年之業活天下生靈不可勝計也回抄錄孔子二語明道伊川橫渠廣平漢上語各一段紫陽鄉先生朱子語二十二段東萊四段惟沙隨一段所以言仁者伊川以此而效之訓體東萊從之朱子毅然不從獨謂以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其說精矣而程沙隨乃以為體認所見尤下故附記諸此回嘗讀鶴山易集義批於此章之末仁天之元也春也生物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為性仁包禮義智信猶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然性有是仁必著於情而後仁始行蓋仁非人不行人所以行乎仁故先儒謂仁與人合而為一也仁以人行故謂之道也天下之大道理無以加於此也仁為人之骨人為仁之體人而能體仁則大可以君天下小則一邦一州一縣一司一宗之長皆非不仁之人所能為主也秦始皇以不仁為此身之骨而此身四體全不仁釋氏評五體投地四肢之元頭為元體亦如之惡乎不亡漢高性資仁而愛人遂有天下孔子之言驗於此也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迹物物皆鬼神之體猶所謂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也仁與人為骨人與仁為體能體仁則能長人當詳觀朱子所論

而元包四德不貞無以為元仁智交際之間乃造化之機軸至精至妙學者尤不可不深詰㦲

論語第一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論語中第一個仁字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回謂其為仁之本與少為字不得孝於親弟於長推是心也則必不敢犯上矣上者君師有司鄉黨親友之尊於我者既無犯上之心又豈肯好作悖亂之事春秋時作亂之人不一其不仁甚矣自不孝不弟始所以聖賢教人必自幼少先知事父母事兄之道也有若此言下一與字朱子謂疑詞謙退不敢質言是也回謂以愛言仁不若以孝弟不犯上論為仁朱子謂記者欲學者識其所當務故此為論語第二章

論語第二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論語中第二個仁字朱子謂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回謂小人以巧好之言令善之色悅人淺者止於諛佞深者中藏叵測所謂蜜中之鴆也外悅乎人而內有殺人之心世多此輩朱子謂記者欲學者識其所可戒故此為論語第三章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紫陽方氏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或問詳矣黃幹直卿通

釋尤詳朱子引程子語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盖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回謂愛之理無仁之體用言之也其曰惻隱之體貫四端惻隱愛也體也者理也百行萬善無非性之所禀心之所得皆謂之德而仁為首包百行萬善焉則專以仁為心之德而義禮智信之德包在其中矣朱子精思非一日發而為此二言此四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回故表而出之

論語第三個仁字

紫陽方氏曰汎愛衆而親仁一孝二弟三謹四信五愛衆六親近仁者之人行此六事而有餘暇之力則以學詩書六藝之文聖人教後生子弟宜當如此今人於事親從兄有虧行不必謹言不必信常操害物之心不為親仁之計而汲汲然學為淺陋之詩輕薄之文其去古人遠矣親近仁者之人尤為急事不擇友而好從小人為非今之人尤多也

答或問何以致仁

紫陽方氏曰或問回子續鶴山之書取漢高紀為古今致書高祖仁愛之效可也廣言仁之體用何居回對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桀紂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凡書傳所言多仁之用而罕言仁之體私欲淨盡仁之體也博施濟衆仁之用也漢高性質之仁形而為愛人則所謂天下烏乎定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也若究其極則於私欲淨盡全乎本心之德者未也故泛論一篇之外引易之體仁論語首章之三言仁朱子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斷之仁以廣之蓋謂古今攷各言制度名物治天下之具而本根所在自古聖人賢人治天下之道不過曰仁孔子荅孟武伯之論求由赤皆不以仁許之則雖有治國之才而仁則不充若子張之問則令尹子文陳文子之忠之清皆不足以言仁必也如顏子可以言仁故有克復之許仲弓可以言仁故有敬恕之許高祖天資一美約法三章一洗秦政鞅斯之酷以此得天下而所以為之不合於天理不本於天德者亦多矣回故攷論孔門以至諸子所以言仁者有體有用不惟期望世之人王力學以任仁亦期之當世士大夫近求本心之仁孝弟是務巧令是戒愛之理心之德養源培根而又親君子遠小人希顏子之克復踐仲弓之敬恕以此脩己以此待物必不但美高祖一時功臣狙詐蝟奮僥倖成名而亦或不旋踵而敗也所因之禮損益可知古今攷之事也其或繼周百世可知古今攷之意也

附陳太和仁說

永嘉陳鈞曰堯舜禹不言仁非不仁也睦九族和萬邦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無一民一物而不囿於仁也湯以征伐而君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也非仁乎然於兆民倒懸方解之初驚魂未定之日必克寬克仁乃能彰信於天下寬言其小者仁言其大者萬世之言仁實始於此漢高祖

亦以征伐而有天下班固云寬仁愛人盖有所本然仁乃天性
本然之理寛乃仁心發見之迹體用重輕不可不察也
紫陽方氏曰程門常令學者類聚孔門言仁處觀之張南軒嘗
類聚矣真西山讀書甲記第六卷五常門記仁義禮智信第七
卷第八卷上下專記仁自書仲虺之誥克寛克仁始陳鈞字太
和永嘉人今居金壇知浮梁州事借回此書觀之書此一段見
教因附於此古今攷用漢紀攷古今張南軒類聚真西山記仁
不可備書於此學者當别自專心攷之

拔劍斬蛇

紫陽方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天子白玉玄組綬公侯山玄玉
朱組綬大夫水蒼玉純組綬世子瑜玉綦組綬士瓀玟縕組綬
而婦人亦有佩衛南子環佩璆然是也子婦事父母舅姑各有
所佩男子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婦
人右箴管線纊大觿木燧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男子未冠笄
衿纓佩容臭詩童子佩觿佩韘如錐以解結或用角或用蒙韘
亦曰沓亦曰韘亦曰極射曰巨指着決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
指著沓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袪韘用韋大射朱極則朱之
也佩觿韘成人之禮童子佩者詩人以譏衛惠公無成人之德
也捍韘臂也亦曰拾亦曰遂可以捍弦用韋今人謂之套袖紛
帨拭物之巾也紛與帉同巾謂之帉巾曰帉拭之曰帨也亦捝
也遰刀鞆也古曰鞞詩鞞琫容刀是也亦曰刀室鞘室口之飾
曰琫礪礱也金燧木燧取火之具也金曰鑒曰方諸或方圓木

則榆槐之類古之佩如是而已未有帶劍者也禮記曰虎賁之士說劍家語曰子路拔劍而舞少儀曰僕者右帶劍春秋傳曰衛良夫袒裘不釋劍而食太祖數其三罪而殺之莊子有說劍一篇其說鄙淺特甚古者車僕武士帶劍非此則佩玉與玦拾等物至戰國時而劍則巨闕干將鏌鎁之名顯而劍客以短長之術游說諸侯東萊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七年秦初令吏帶劍東萊曰佩玉三代也帶劍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是年秦簡公七年秦記又書百姓初帶劍又秦始皇九年王冠帶劍東萊曰始皇年二十一帶劍秦始也人主帶劍𢊁佩玉始此其後荊軻難作始皇賴劍以免二十六年初并天下銷天下兵則民間刀劍戟槊鋒鏑盡以為金人十二意者吏尚帶劍而民則莫敢有帶劍者矣劉季為亭長送徒驪山而得帶劍為吏故也漢記以三尺劍取天下於是捨三代之佩玉而佩秦之劍訖漢至魏皆然晉以木代之而唐亦有焉項莊拔劍起舞樊噲拔劍切肉軍中當然蕭何劍履上殿則立為朝儀矣龔遂勸民賣劍買牛則庶人無不帶劍矣秦之法嚴而實疎劉季斛縱所送徒帶劍夜行畧無呵禁至此斬蛇之事則必有心老嫗夜哭赤帝子殺白帝子又恐是偽為神奇者之妄言漢有偽泰誓三篇出於河內女子有周武王白魚入於王舟火流王屋化為烏二事後孔壁真泰誓出乃不然太史公好奇怪聞異說無不備載有如白魚火烏之事出於偽書則赤帝子之說無乃與之相似歟晉武庫火漢高祖斬蛇劍火中飛去則又詭異尤不足

信云

附廣劒攷

秦吏初帶劍　賜王子煇劍　秦百姓初帶劍　始皇二十冠帶劍

史記秦紀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劒東萊大事記書於周威烈十七年魯繆公元年東萊曰佩玉三代也佩劒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又史記秦紀後有秦紀一篇書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劒此秦吏民帶劒之始也亦不書曰佩按是時魯繆公尊事子思東萊書中庸之書於是年又繆公以公儀子爲政東魯吏風如此西秦但知強暴而已然是時秦亦未強威烈王二十三年爲司馬公通鑑之始（囬嘗謂通鑑合自獲麟後續之爲始欠七十八年春秋前曲沃武公取晉其爲三晉也久矣）秦簡公後惠公出子獻公始強孝公始大強惠文君立後爲惠王秦稱王始此子武王武王始死弟昭

襄王立六年蜀侯煇反索隱注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爲蜀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劒子孝文王子莊襄王子始皇凡吏民帶劒十世矣始皇十三歲而立二十二歲冠帶劒史記書之非始皇始帶劒也考工記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臘謂兩刃力閭反一音獵又魯頰反兩從半之謂劒脊兩面殺趍鍔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鐔音淫音尋又徒南反夾古協古夾二反鄭玄注謂莖在夾中者長五寸設其後謂穿

之也鋝無音字書十七辭刀輟切說文曰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音刷陳祥道謂鋝六兩鄭玄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算不通此乃六十兩也若六兩為鋝不及此）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於劍而言周武王莫古於此用劍之盛莫盛於戰國而以為朝儀則又始於秦而不革於漢也劍柄之名六曰後曰夾亦作鋏曰鼻曰莖曰鐔曰首又周禮注中有把字音霸（反必雅反）今人曰柄把是也又史記注劍室謂鞘劍刃之名三曰臘曰脊曰鍔亦曰鋒鼻亦曰琫亦作璏劍鼻之玉曰璏亦曰珥爾雅劍珥謂之鐔劍室曰櫝亦曰柙謂劍柙也藏虎兕亦曰柙藏弓矢王亦曰匱曰

櫝進劍者左首而加於夫襓之上夫襓劍衣也不敢褻也亦曰袂襓少儀僕者右帶劍古之佩劍必於左僕御車居中君居左勇力能軒輊之士居右則移劍於右以尊君也陳祥道謂漢禮自天子及百官皆佩劍魏唯朝服佩之晉以木代之唐亦有焉今攷史記蕭相國世家漢書蕭何傳皆書賜帶劍履上殿而無注初學記賈子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冠劍無事不得帶此不可信又云前制上公九命則劍履上殿儲君劍舄上殿又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按史記荊軻傳圖窮而匕首見左手把秦王之袖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力拔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

中執兵皆陳殿下如此則秦法惟其王帶劒耳上文劒長如字劒佩於左劒長而室堅故不可拔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注王邵曰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蓋負於背則易拔佩劒於腰則難拔秦王惶急時能移劒於背故能拔以斷荊軻之左股也五代至宋以幞頭為首飾漆紗為之橫長其帶以紕緋綠為公裳乃唐末之戰袍稍大其袖而加橫襴以玉金犀角牛角革為帶有金銀魚袋之異靴則軍中朝服之靴耳謂之常朝服三年一大禮而後有朝服祭服冠冕佩綬之制人主常朝紅袍玉帶幞頭皆權禮也然古金有六齊鍾鼎齊六金一錫斧斤齊五金一錫戈戟齊四金一錫大刃齊三金一錫削殺矢之齊五金二錫鑒燧齊金錫半古皆先為模範而始鑄之今之劒戟刀斧皆鍛熟為之多鍛而精者謂之釙鐵以為刃若非古之鑄劍然也惟鏡惟鼓惟香爐花瓶惟僧樓大鍾用銅而冶鍋鑊釜鬲茶湯鍷煎盤田犁皆鐵而冶與古制全不侔矣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祠祭之字篆文皆從示橫二畫古上字也縱三垂中為星左為日右為月天垂象以示乎人故禱祠福祉禘祫等字皆從示祠之訓春祭曰祠品物多少文詞也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祭字從肉從手月肉字也又手字也下從示謂以手呈肉而祭也然則祠不用牲祭用牲也今班史書曰祠黃帝祭蚩尤豈互文乎抑果有異義也蚩尤古之始造兵器者黃帝戰於阪泉始從

事戰陳者秦禮祠八神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三曰兵主
祠蚩尤其家在東平郡壽陰縣其兵主也久矣班固因馬遷封
禪書作志曰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於蚩尤亦言祠而不言
黃帝於紀則云祠黃帝祭蚩尤恐不過互文耳下文曰釁鼓旗
則用牲可知秦廢俎豆則未知其祭之器如何圭幣亦不深考
也古者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禡亦曰表貉貉與禡同音亦讀曰陌至秦而其禮皆亡唐制有
禡祭陳祥道禮書繪為圖亦未必盡與古合啟與有扈戰於甘
之野其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孔氏傳謂天子親征
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
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劉邦以一亭長卒與立
為沛公為楚之縣公固不當用天子之禮匹夫無祖廟則無所
謂主漢之揄社雖有主亦不知用姑為是祭以行師秦及戰國
以来先王典禮掃地已盡為可嘆耳

釁鼓

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古禮也周官天府上
春釁寶鎮寶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鄭玄注珥讀為衈
而思反祈或為刉音機刲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
曰衈刉衈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又釁邦器及軍器大司
馬位釁主注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授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
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事凡師刉衈則奉大牲
龜人釁龜月令孟冬釁龜策羊人釁積共其羊牲圉人釁廄雞

人凡釁共雞牲注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之器釁以豭豚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釁然則古之釁禮其詳如此以血塗其物而祭有司行事而君不親大羊者其褻甚矣沛公初起釁鼓去古未遠蕭曹輩猶知之唐制鍾鼓新成使羊豕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豭豚一釁鼓古之人於宗廟祭器軍器廟主社主及卜筮之物皆釁神事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不可以神之也近世此禮悉廢出師而奉主釁鼓其不講也久矣

古今攷卷之二終

古今攷卷之三

鶴山魏了翁華父譔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旗幟皆赤

史記注索隱曰畢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平福字詁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斿謂與士卒期於其下回謂二物也幟標也旗期也旗字從㫃音偃從其以天有參星旁有伐星聖人作旗以象之有征伐則士卒期於其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凡旌旂之字皆從於有偃蹇之逶迤

之狀旌旆邊所綴謂之斿參旗之旁有九斿星亦所以象天也
言偃字子游義盖取此幟字經中無之始於史記漢書音式志
反史或作志或作識說文亦無此字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
志焉注志謂章識下文設崇旐是也又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
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識式志反）皇如字詩六月織文鳥章白旆央
央識音志（又尺志反）鄭玄箋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
衣皆著焉檀弓之識有二音皆旗旐也鄭玄所謂織有幟音則
不謂之旗而謂之徽號謂為旌旗之細者若銘旌在車則衣之
於身然則皆旗也而有大小之異云耳沛公旗幟固不能盡法
王者之典禮既曰旗又曰幟其實二物而有二義旗所以致士
卒期於其下幟所以殊徽號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軍
中之耳目也韓信傳拔趙白幟立漢赤幟二千以旗為幟而實
從巾傍始此史記張蒼傳周昌為職志職主也志旗幟也志與
幟同叔孫通傳張旗幟昌志反班史食貨志旗幟加其上織音
熾此一字而有四寫識幟志織而有三音曰試曰志曰熾從巾
傍者非古字也姑舍是而論沛公之心則以斬蛇之事為殺白
帝子自比為赤帝子負此禎祥作此赤旗赤幟氣吞亡秦視天
下若已有之矣秦以數十百年之力剪宗周亡六國一天下而
區區一匹夫起於亭長攘天命而奪之興亡之間可不畏哉

附廣旗幟攷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各有屬以待國事（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校尉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遺制）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

為旜雜帛為物通帛謂大赤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湯之正色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予謂九旗九名而總謂之旗○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此大閱所建則戎路以建大常玉路金路不出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大常之制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舜袞服十二章至周移日月星於旗則大常也其制乃大旗也以絳帛為之而横十二幅直一幅如下裳有腰於直一幅之上畫弧矢次畫日次畫北斗次畫月其十二幅則畫升龍者六而素畫降龍者六而青郊特牲曰龍章而設日月魯用天子之禮曰龍旂承祀左傳曰三辰旂旗可攷也惟崇牙之制未的鄭玄以為

崇牙者為重牙以飾旒之側旒則斿十有二旒是也司常曰日月為常而不言弧矢星升降龍惟天子許畫日月故舉其重也要之太常亦曰旗亦曰旂爾雅曰素錦綢杠杠者所以揭旗也今以木為之謂之旗桿而韜之以錦也其末則設旄以覆之而綴以鈴予前朝一觀大禮一侍祠為太廟配饗功臣官近世天子大常他無所用惟三年一大禮玉路建左右二大旗此所謂大常也側垂於路之後六馬不能勝以衛士數百人曳之路之上飾珠玉甚多想古者不如是之侈巾車曰王乘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是也然古者不止用於祀天祀廟拜日禮月祀方明而朝諸侯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皆用之古人不單騎馬馬以駕車天子一舉一動別無所謂今之逍遥輦平頭

輦則何往而不乘路五路之内玉路駕大常其一也後世人主
三年一用之徽廟時常備五路見南郊鹵簿圖南渡後僅一路
大常三年一用之古所謂厥有成績紀於大常者其廢久矣漢
人主之車惟曰黃屋左纛纛當别致也○旂之制交龍為旂考工
記不言大常之制曰龍斿九以象大火也諸侯之所建也大閲
治兵皆建之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乃九星巾車建大
旗以賓同姓以封諸侯則天子亦可建九旒之旂故樂記曰龍
旂九旒天子之旌也其制橫九幅升龍降龍間焉直二幅一升
龍一降龍末有鈴亦當有旄覲禮曰侯載龍旗弧韣則亦有弧
矢在直幅之上歟詩曰龍旂陽陽龍旂十乘龍旂承祀淑旂綏
章左傳曰分魯公大路之旂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
綏旂之大白周之大赤魯兼用之則旂始於舜孔氏傳予觀古
人之象作服謂十二章畫衣服旌旗不誤也鄭玄謂綏當為緌
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予謂未嘗誤也綏之為緌而音
耳隹反王制下大綏亦改此字此音故亦無傷玄謂注旄牛尾於
杠首亦旌旗之類耳陳祥道以為綏者旌襚而已且如天子太
常亦畫升龍降龍玄注諸侯旂乃謂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
下復則天子之龍亦下復耶玄望文作義舛刺不一龍有蟄有
飛自潛至亢各有義取不可過剛而至於亢故一升一降也大
常曳地侯之旂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則其等降也後漢志
龍旂九斿以齊軫熊旗五仞以齊肩龜蛇四仞以齊首仞尺也
先儒又謂天子旌九仞諸侯大夫五士三古尺甚短如此七尺

及軫五尺及較車制較在軫上雖攷大槩高下不同楚令尹為
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齊欒高伐虎門公使以靈姑銔率告
請斷三尺而用之侯以下不敢同於君古禮如此○旜之制通
帛為旜亦作旃其制橫六幅直一幅謂之大赤無繪畫王之孤
卿六命建之公侯伯亦有孤四命有卿三命子男有卿再命而
無孤皆許建大赤歟鄭玄謂大赤同周正色孤卿不畫言舉
之政教而已說亦無據○物之制雜帛為物士大夫建物其制
橫三幅直一幅亦曰少帛與大赤其斿無可攷考工記並無之
○旗之制熊虎為旗其制橫六幅直一幅直畫一熊一虎橫熊
虎間考工記熊旗之斿以象伐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
星大閱師都建旗治兵則軍吏建旗軍吏者五師為軍軍有將

命卿也五旅為師師有帥中大夫也古將帥之官其名見此五
卒為旅旅亦有帥下大夫也此萬二千五百人及二千五百人
與五百人之兵官也宜建熊虎之旗百人之卒長二十五人之
司馬五人之伍長渾於軍中其不建此者歟師都二字雖攷鄭
司農以為二千五百人之師師鄭玄兩注皆以為鄉遂大夫姑
存疑可乎邦國都鄙之都鄭玄以為二百里外卿大夫采邑王
子弟食邑之地謂都之所居曰鄙又引六遂五鄙為鄙之鄙全
不分曉○旟之制鳥隼為旟考工記鳥隼七斿以象鶉火也鶉
火朱雀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乃七星大閱州里建旟治兵百官
建旟百官者主兵百官惟大閱之州里鄭玄以為州長里宰六
鄉有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而後有鄉大夫各鄉卿一人二

鄉公一人有鄉師共七萬五千家六遂有鄰長里宰酇長鄙師縣正縣士而後有遂師遂大夫遂士共七萬五千家六鄉在王城外一百里之內六遂在六鄉外二百里之內六鄉之州長中大夫所掌五黨二千五百家六遂之里宰下士一人所掌二十五家州長掌二千五百家中大夫建旟里宰掌二十五家下士亦建旟無乃不倫之甚歟鄭玄嘗以鄉大夫遂大夫兩觧師都尚有可疑以州長對里宰言建旟尤可疑也其制橫七幅直一幅直畫一朱雀一隼橫朱雀隼間馬詩曰孑孑干旟郭璞釋爾雅謂旟剥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載飛鴻及鳴鳶其說非是爾雅曰錯革鳥為旟謂朱雀與隼此說是○旐之制龜蛇為旐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注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

星考工記於九旗之內惟舉此旗旂旟旐謂象東蒼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而不言大常旜物旞旌何也其說詳見曲禮攷之左旂制四斿橫四幅直一幅皆繪蛇纏龜身鄭玄以營室二星東壁二星共四星為四斿之說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龍也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虎也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雀也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玄武也九七六四之斿不取星數大常十有二斿又取何星之數乃隆殺然耳或謂龍虎雀皆一物惟北方龜蛇二物象人之有腎其數亦二是亦曲說男子外腎二內腎者俗呼為腰子亦二固也古旂旗旟畫升龍降龍亦二畫朱雀與隼亦二畫熊與虎亦二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眼二鼻孔二耳竅二口之食喉氣喉二小腸為心之腑大腸為肺之腑膽

為肝之腑胃為脾之腑膀胱為腎之腑而腎分其一為命門故曰五臓六腑予謂二十八宿分天為四赤道界天之中黄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北方七宿所管星對室壁處有螣蛇二星所以取象二物也若曰北方七宿以二腎象龜蛇則不知左腎為龜右腎為蛇乎未有為之説者大閲縣鄙建旐六遂五酇為鄙上士鄙師掌百家五鄙為縣下大夫縣正掌二千五百家其所建也六鄉亦有大閲然不言六鄉州黨何也治兵郊野建旐卽二百里外為郊野鄭司農謂縣師六遂有縣正縣士而縣師之官乃井田井邑丘甸縣都之縣其職稍貴鄭玄謂州長縣正然亦不同鄉大夫之職貴於遂大夫鄉大夫之下曰州長中大夫遂大夫之下縣正下大夫並建龜蛇之旐以治兵剔無明

文然則大閲簡軍實治兵甲軍法同各有其制而後世亡之矣今世所謂九旗者一切皆廢天子三年大禮一用大常之外他皆苟且為之自天子以至州縣旗物之類皆不應古格圖亦空言之云耳詩曰設此旐矣又曰建旐設旄○旞之制全羽為旞旌之制析羽為旌其杠皆飾以錦朱旄覆其首皆以五采繫而垂之其數皆七孟子所謂羽旄之美是也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道車象路也斿車木路也象車建大赤以朝木車建大麾以田朝建大赤而燕出入則載旞田則建大麾而鄙則載旌全羽析羽考工記鍾氏染羽盖鳥羽不皆朱則染之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後世總謂之旌旗○或問此九旗者考工記何以獨舉斿旗旟旐象天文四物也曲禮因言武車綏旌德車

結旌因及七者所載而繼之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繕讀作勁此謂軍行前建朱雀與隼之旟後建龜蛇之旐左建交龍之旂右建熊虎之旗也或謂王建大常居中謂之招搖在上指大常所畫之北斗也豈左青龍即諸侯歟右白虎即軍吏歟前百官之旟而後郊野之旐歟如是說者拘矣王者九旗皆得用之天子軍行或親征宜當四面備此四旗之制也鄭玄注以此四獸為軍陣非也攷之上文前有水則載青旌即旗之類禮家圖以旌揭幡畫三青龍於杠上知水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畫三鳶於幡鳶知風塵埃風所為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畫三鴻於幡鴻有行列警衆使知備也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以旌懸真虎皮兵衆將接則當如虎之威猛以敵之也前有摯獸則載貔貅皮以警衆獸之尤摯者可以相服猶柳子厚熊說也鄭玄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軍行之備也○司常大閱所建前已備書鄭玄謂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鄉遂之官互言之是也正文於九旗下有皆畫其象焉五字即所謂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而鄭玄注乃謂畫雲氣殊不可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玄謂事名號者徽織也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三者旌旗之細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予謂旌旗之細四字甚奇謂以小旌小旗畫象而植於各官所當立之地也凡祭祀各建其旗玉路以下會同賓客亦如之祭祀以下自是吉禮又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斃之此又是軍禮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周禮凡斃字有三音必世薄計

府世反讀經當從第一音讀史當從後音此音弊也而義則斷也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是也至如此置旗弊之之弊則不同婢世簿計二反皆唇音只是弊字本音注謂始致旗以致民民仆之誅後至者則弊訓仆也亦訓止○旝門大喪共銘旌王建大常建廞車之旌葬亦如之歲時共更旌取舊予新更旌二字奇然未可曉並見司常之職○夏采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大喪天子復之禮也夏采天子之官大喪天子之喪檀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則其禮凡九此以冕服復於太祖一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四也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此復者謂用其平生所御以招復其魂大常去旒異於生時鄭玄謂綏當作緌凡緌字皆然注文又云先王有徒緌者禮書

畫象杠之頂垂毦如盖而羽旄為飾大常而下九旗杠頂皆注旄恐亦不須改此字○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畫熊虎者○鄉師凡四時之田以旗物辨鄉邑而辨其政令○遂人若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之○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馬注以其主山得畫熊虎此一弊字訓止謂田者既止則建旗致禽取禽之左耳也○澤虞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弊田同上義○肆師表粢盛告潔注表謂徽識正義曰於六粢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此小旌表六粢甚新奇五旌以表之凡當表者不止此也後世旌表門閭亦當立物如旌以表焉而近制皆苟簡不一古大閱治兵不同近世制師郡守春秋二

大教曰大閱曰閱武教頭執草棒若旌之類近上將官腰插五色小旗於庭階下為軍陣旗幟進退抑揚之節非古之遺意歟○典命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九為節伯侯七子男五王之三公八卿六大夫四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卿三大夫再士一侯伯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士不命車旗衣服之節視其命也○巾車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旒則屬焉縿亦作幓所御所㢘二切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大麾不在九旗中色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此王之五路所建曰祀曰賓曰朝曰即戎曰田而大白大麾非九旗之數封同姓諸侯則許乘金路建大旗歟封異姓諸侯則許乘象路建大赤歟封四衛遠諸侯則許乘革路建大白歟封夷狄之君則許乘木路建大麾歟然禮家終攷不可強同今世既不備五路而車制廢九旗之制亦廢建炎南渡後士大夫皆乘轎近大小官惟單騎馬予攷此制亦愚矣哉○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茇蒲末切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至百官載旟前已備書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各

師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遂以狩田以旗為左右和之門旗居卒間以分地此古四時教戰用旗物之節也軍門曰和門鄭玄謂今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維之以縷王旒十二斿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則四人讀至此則知諸侯之旂亦可謂之常天子之常亦可謂之旂又總皆可謂之旗　田僕令獲者植旌於司市上旌於思次二旌者以為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　行人上公建常九斿侯伯建常七斿子男建常五斿如此則公侯伯子男之旗皆可謂之常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此乃大常可謂旂之據且又見不止畫日月又畫升降龍亦是一據○鄉射禮翿旌龍旜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野則虎中以龍旜獲大夫兕中以其物獲士以翿旌獲又旌各以其物無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予謂射中為獲每一射中則舉旌以識之皮樹中者以器為之矢一中則以一籌入馬皮樹中獸也而人面其形伏其背上為竅以容籌閭虎兕皆獸龍旜畫龍於通帛也翿旌即前白羽朱羽之所為也○鄉師大喪及葬執纛桃招切又音毒雜記匠人執纛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翿纛翳也詩曰值其路翿舞者所持也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則鷺翿若今大樂二工執之以引舞者舞也射也葬也用纛三○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孔子之喪公西

赤為識焉設崇商也綢練夏也此則周禮司常之所共也設崇
謂崇牙旌旗之飾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旌之
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素錦綢杠今人以紅帛粉書某
官某人之柩上下繪板俗曰旒旐喪出則以導於前葬塡棺上
江南人無車喪之棺以人舁之杭人以大木二衆舁之他州有
山險上下傾側架以轆轤若輿貫其中而兩頭輕重適平曰千
金秤○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於郊此禮雖成王所賜似不必用注弧旌旗所以張幅
也鄭玄多自為異同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參之他經不
見時有所謂弧旌者天子之大常畫弧矢於上玄注引覲禮載
龍旂弧韣謂旌旗之屬皆有弧弧以矢縿之謂之韣此以上與

明堂位注相連若真設弧矢以張旌旗之幅其綴於上之謂歟
下文却謂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也如此
則畫矢而已又與明堂位注及上文不同予謂弧矢之在旌旗
有二說一謂用真弓矢一謂繪畫矢又前有天狼星後有弧矢
星必是取誅悪禁暴之義真綴弧矢以張白幅當攷四代之旗
再言之不書○大傳曰殊徽號注旌旗之名鄭玄謂徽織旌旗
之細綴於膊上在朝則植之於位在軍則衣之於身詩曰織文
鳥章注云織徽號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予
謂近世大內內侍省中官之徒入皇城司衛士幕士之徒皆有
黃號繫於胷前軍中金皷有背心劄亦然大書於背大工役夫
匠巾揷小旗書其名皆古遺意也○詩干旄出車六月車攻釆

芑無羊采菽桑柔韓奕載見泮水閟宮玄鳥十三詩言旂旟旐
旆旂旌章不一惟無羊詩之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太
人占之衆維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溱溱此詩尾章八
句三句為問五句為荅極妙乃作長篇詩法也與前斯干考室
詩同體第六章五句說夢第七章五句大人占夢第八章九章
各七句言所以夢之祥尤佳極可為布置大篇詩之法大篇詩
前輩云三折轉當有分章問荅之體孟子曰招虞人以皮冠大
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旃又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趙岐注虞人不得
其招尚不往君子何不待招而見諸侯春秋昭二十五年齊侯
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

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史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小有不同不必強合○國語吳王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十
行一嬖大夫建旌千人也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萬人常旹
也萬人以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有旌有常有旂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王親秉鉞載白旗旗又有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赤常赤旟旟又有
冊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又非王大旗黑
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此所謂黃池之會也軍三萬人為三大
方陣建旌一嬖大夫三十人三大將皆建常三軍各建旌建旟
建旗而王載白旗吳子爵僭王軍制之侈如此而肉食之謀爲
晋人所覘爭長亦為晋人所先越勾踐已入其國歸與越平而
匪久終亡此等軍制不足書不足法○月令春青旂夏赤中央

黃秋白冬黑呂不常書不曾行用徒見之書不足法○鄭有蝥
弧晋有蠡旗楚王建肥胡武靈旃田蚡曲旃後漢雲罕等皆非
古制愈降愈下殆不勝書○建隆将郊陶穀建議作攝提旗北
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風旗
四瀆旗又以瑞應作金鸚鵡玉兎馴象旗太祖又别造大小黄
龍負圖旗各一大神旗六日旗月旗君王萬歲旗天下太平各
一獅子旗二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建之郊
路乃權制非古制也

古今攷卷之三

古今攷卷之四

鶴山魏了翁華父譔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牧沛子弟得三千人

古未有崛起一時以三千人而得天下者也堯以前勿論禹之征苗不見人數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曰六卿六事則用六軍七萬五千人矣胤侯以仲康之命征羲和亦用六師湯伐桀不見人數文王以西伯戡黎書言伐邘伐密須伐大夷伐耆伐崇崇即黎也並不見人數武王伐紂泰誓有曰大巡六師是則武王不待勝紂已用天子六軍之制矣至牧誓則曰革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古車戰法一車總七十五人車之上甲士三人御者居中射者居左擊刺者居右步卒七十二人在後或臨時制變有一車百人之說有一車二十五人之說所謂先偏後伍右為將軍則將居中擊鼓御者左而右兼射武王之六師為車千乘甲士步卒七萬五千人而止以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者兵不在多也或謂虎賁為百夫長車百人則為兵三萬或以為一車七十五人計之而虎賁三千人乃武王之近已為衛者蓋不可詳攷也春秋以至戰國諸侯僭上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制蕩然莫守蘇秦之說六國也動曰車千乘騎萬匹趙武靈王之胡服而騎射也車戰盡廢而鄉遂出軍之法盡矣長平之戰白起坑趙降卒及前後斬首四十五萬

人王翦伐楚必欲用六十萬人故當時有語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秦之戍守五嶺也至用五十萬人至於兵無可起而發閭左之戍以亡天下劉季之解縱所送徒壯士願從者千餘人無異盜賊沛令令樊噲召季則已數百人至立為沛公則僅得此子弟三千人耳而卒以亡秦世變人事可畏也哉沛公以此三千人攻胡陵房與守豐破泗川監平殺泗川守壯見景駒與司馬尼戰拔碭郡又得碭兵六千人合九千人見項梁於薛又得兵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則有兵一萬四千人矣其後又奪剛武侯軍四千餘人自秦二世元年辛卯九月起沛歷二年壬辰三年癸巳漢元年甲午冬十月入關十二月與項羽會鴻門則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矣夏四月以

漢王就國項羽使卒三萬人從又楚子諸侯慕從者數萬人則
漢王之在漢中有兵幾二十萬也五月而還定三秦者此兵也
二年四月劫五諸侯兵入彭城則為兵五十六萬人矣然而項
羽能以三萬人破五十六萬之漢殺漢卒十餘萬睢水為之不
流何也漢狃於勝而兵不備則兵之不在衆也可知矣及夫破
羽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
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
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遂大敗然
則此陣也孔費絳柴及漢高自將各可十萬無疑羽至是力不
敵矣而墮於韓信之計陷於孔費二將之左右翼中為信所掩
漢高僅能居於陣後以絳柴二將護已而已漢之得天下其末
也兵力如此之盛其始也不過三千人李習之有言唐初堯以
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故少康之祀夏配
天亦根於一旅而湯武之興各以百里之諸侯後世養兵愈多
費財愈甚而不能守其天下者多矣夫豈無其故哉不鄉遂不
井田不封建不城守而聚烏合之衆自戰散也且無有仁義道
德以維持之此匹夫之所以卒然暴興而莫之禦也歟

項梁羽起吳田儋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
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並二世元年九月與沛公同起楚立韓公子成
為韓王班史帝紀不書見張良傳東萊大事記謂在秦二年六月

秦始皇即位之年年十三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先是秦
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周赧王之五十九年也歲在乙巳去獲麟

二百二十六年去孔子卒二百二十四年是時周分為三有周赧王東周君西周君其年秦遷西周君於墨狐秦昭王五十六年卒太子桂立為孝文王在位一年子楚立為莊襄王元年歲在壬子遷東周君於陽人三周皆滅而是年楚亦滅魯莊襄王在位三年卒即始皇嗣位甲寅歲也始皇元年乙卯天下七强國曰秦而與韓趙魏楚燕齊為敵國曰代曰衛小弱國也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三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滅代二十六年滅齊呂政遂自立為始皇帝歲在庚辰又十二年凡在位三十七年歲在辛卯而始皇崩周之亡始皇之未帝海内三十五年無天子始皇為帝十二年而崩二世為帝三年而秦亡歷壬辰癸巳甲午漢王西楚霸王元年歲在乙未

計獲麟之後二伯七十五年而為漢盖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蘄自立為楚王而楚復矣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而趙復矣九月劉季起沛項梁項羽起吳皆應楚者也田儋自立為齊王則齊又復矣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則燕魏又復矣惟韓未復秦二年十一月趙王武臣死十二月楚王陳涉死正月張耳立趙歇為趙王秦嘉立景駒為楚王而趙楚又興四月項梁殺楚王景駒六月項梁沛公共立楚懷王孫心是月張良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而六國皆復興矣惟韓之興也最後當是時秦將章邯擊殺魏相周市魏王咎與民約降於秦而自殺章邯又殺齊王田儋七月而圍田榮於東阿一起一伏兵家常勢至其大歸自有定理於是項

梁沛公共救田荣破章邯八月而田儋之子市復為齊王九月章邯雖殺項梁而魏咎之弟復立為魏王天下之所為欲滅秦者終不可禦倡以陳涉和以劉項六國已灰而復燃强秦以數十百年不道之力滅周一諸侯而一旦絕祀無種是故知力之不足恃而人心之不可失也

楚復立王四

楚最先復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蘄入陳自立為楚王秦二年十二月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王凡六月其年正月秦嘉立景駒為楚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王凡四月六月沛公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是時諸將在薛用范增計心在民間為人牧羊求得之以陳嬰為上柱國與懷王都盱台九月章邯破殺項梁沛公項羽從懷王都彭城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歲在乙未十二月項羽入關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心為王凡一年有半而為義帝又九閱月而為羽所殺羽自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桂林南海象郡趙佗據之閩中郡越諸子孫據之此四郡秦亡時已非其有羽取三十六郡之地而有其九郡不道極矣漢五年歲在已亥十月漢王追羽至固陵十二月誅羽東城楚地悉定羽為王四年有奇是後漢立楚王韓信又立楚元王交地益狹非羽所謂楚亦非春秋戰國所謂楚矣楚之先祝融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六曰季連芊氏其後周成王時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江陵府

江南上流枝江縣猶存周夷王時熊渠自立三子為王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而去其王春秋初年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而猾夏之聲益著齊桓公晋文公之霸楚武王成王亦益强大成王為太子商臣所弑商臣立為穆王子莊王子恭王子康王康王卒子員立康王弟圍弑員自立為靈王靈王不道康王次弟比立為初王靈王饑死乾谿康王第四弟棄疾迫殺初王自立為楚平王平王奪太子建之婦生子壬立為昭王楚焜有子胥之難昭王卒妾子章立為楚惠王於是又有太子建之子白公之難而春秋終惠王子簡王立八年三晋始列為諸侯繼以聲王悼王肅王肅王卒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為宣王宣王子威王威王子懷王熊懷立四年秦惠王始稱王懷王之二十年為秦昭王所詐留秦不還國人立其子横為頃襄王即宋玉賦所謂楚襄王也又歷考烈王幽王哀王哀王庶兄負芻殺哀王自立為秦所滅虜自熊繹至負芻四十一世初都丹陽後徙郢去郢徙鄀又云徙鉅陽白起破郢走保陳復徙都壽春所至命曰郢其地西界蜀有巫黔中西北界秦有漢中上庸剪滅百蠻以廣其封北接陳蔡東界吴南則五嶺東南則百粤其為秦所侵伐失之西而取之東滅陳蔡宋魯自越先滅吴而楚又滅越則其地北界齊韓魏而南盡荆陽秦之南郡九江郡鄣郡會稽郡漢之南郡江夏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皆其地其為秦所滅時北有薛郡者魯也碭郡泗州郡亦宜屬焉今之京西南路夔州路荆湖北路南路淮南東路西路江南東路西路

浙西踮浙東踮皆是又奄有淮北魯宋則其地非不廣獨以居
臣出於蠻夷之俗與秦相去不遠故因循以至於亡懷王之死
楚人憐之秦之不道亘古所無故其遺民世家崛起相王卒以
斃秦而開漢漢之所以得之者在於不得已而後殺人漢之所
以不純乎三代卒不復古制者楚與秦之餘習未泯而承其敝
法故也

趙復立王六

趙次楚復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起遣武臣張耳陳餘畧趙地
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都邯鄲武臣尋為燕軍所得既歸國秦
二年十一月為趙將李良所襲殺武臣王凡四月正月張耳陳
餘復立趙歇為趙王居信都章邯兵至走鉅鹿王離圍鉅鹿三
年十二月項羽救趙虜王離走章邯漢元年正月項羽分趙為
二徙趙王歇為代王都代封代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於是
更名趙為常山而趙有兩王漢二年十月陳餘借兵田荣擊走
常山王張耳耳歸漢陳餘迎代王歇復王趙而趙歇立陳餘為
代王分其國陳餘留相趙王而以夏說為代相國守代漢三年
十月韓信張耳擊破代禽夏說又擊趙斬陳餘追殺趙王歇襄
國置常山代郡歇為王凡四年耳為常山王凡十月陳餘為
代王僅一年漢四年夏立張耳為趙王五年秋張耳卒耳為趙
王又一年餘子敖嗣王漢九年敖以貫高事赦為宣平侯趙之
再興凡六易王其後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趙王呂
祿雖皆王趙非是之謂矣趙之先為商紂惡来惡来弟季勝季

勝曾孫造父周穆王賜之趙城其後去周事晉獻公賜趙夙耿
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事晉公子重耳得晉國衰及子盾
世專晉政是為六卿曰欒氏曰中行氏曰知氏曰趙氏曰魏氏
曰韓氏欒氏先滅春秋後趙簡子破走中行氏于邯鄲栢人與
知魏韓四分其地簡子卒子趙襄子立襄子又與韓魏智伯瑩
三分其地而後三晉益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
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去春秋獲麟七十八年歲在戊寅為通鑑
之始周烈王六年三國滅晉周顯王十六年魏稱王齊稱王周
顯王三十五年齊魏會諸侯徐州相王扵是韓燕趙皆繼稱王
周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周慎靚王三年宋亦稱王然宋國
微小魯與惴惴乎其間尢為不競獨七國秦始皇帝十九年王
翦虜趙王遷滅趙自烈侯籍受封至遷凡九世其稱王武靈王
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繆王凡五王又一王曰代王嘉本悼
襄王適子遷之母娼也嬖而立之遂以亡趙分晉得趙國北有
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安鄉東有廣平鉅
鹿清河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
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大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上黨本韓別郡遠韓近趙馮亭以上黨歸趙孝成王受之卒致
白起長平之禍趙與秦共祖秦出惡來惡来之父飛廉其先為
商帝大戊御曰中衍趙之滅猶有後趙姓皆是秦滅無後世無
復有嬴姓者云

齊復立王九

齊次趙復秦二世元年九月田儋與從弟田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秦二年六月章邯破殺齊王田儋於臨濟恐當作臨菑儋為王僅十月沛公項梁救田榮共觧東阿之圍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初田儋之破也田假復自立為齊王田榮至是逐田假而立田市田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項梁數使使趣田榮兵俱西追秦軍田榮欲使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發兵項梁不肯殺假趙亦不肯殺角間以故田榮不肯發兵遂與趙氏有隙其後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大破秦軍漢元年正月項羽徙義帝分裂一十九王分齊為三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封齊將田都為齊王居臨菑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四月諸侯各就國田榮大怒不還田市之膠東迎擊田都都走楚市畏羽亡之膠東榮怒追殺之自立為齊王令彭越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併王三齊之地田市為王凡一年六月餘田都田安不克王漢二年春正月項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陽平陽民殺之齊盡降楚田榮為王凡七月而楚二月復立田假為齊王項羽所過殘滅齊復叛之田橫收亡卒數萬人復反城陽三月田橫逐齊王假田假為王僅一月四月田橫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率五諸侯入彭城項羽南與漢王戰田橫盡定三齊之地漢四年冬十月韓信襲破齊歷下軍齊王田廣走高密十一月韓信大破齊楚於濰水殺龍且虜齊王田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灌嬰敗之悉定齊地韓信請為齊假王春二月漢使張良立韓信為齊王田廣

為王一年八月餘橫不成王韓信後徙王楚非六國之田矣齊自太公呂望佐周武王平天下封於齊其先姜姓為禹四岳佐平水土封於呂者也青州之臨菑縣故為營丘太公始所封也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為田氏所滅周安王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歲在乙未去三晉初侯十八年去獲麟九十六年至漢高帝元年乙未一百八十年陳恒之殺齊簡公也在獲麟之年孔子嘗請於魯欲討之當是時而孔子之計得行則晉之五卿魯之三桓齊之田陳皆當有以處之不至猖獗盖春秋終於此而聖人知後世之不可復為矣初陳公子完奔齊食采於田春秋後改姓田氏完曰田敬仲至陳恒亦曰田常六世田常至大夫和三世田和至齊王建七世以秦始皇二十六年為王賁蒙恬所滅自威王至王建稱王者五世湣王與秦昭王嘗一為帝尋去帝號齊地東濱海北至燕南界魯西限趙魏不與五國從親循至於亡慕紱以興無足道者故諸田於劉項間為驅除云

燕復立王三

燕次齊復燕者姬姓周武王封召公於北燕地在幽州燕山之野當是時自有一燕國姞姓黃帝之後在今所謂滑州者召公受封以元子就國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與周公旦之次子代為周公為二伯分陝者是也二公又皆以師傅行六卿之事燕自召公至王喜為秦王賁所滅秦始皇二十五年也凡四十四世其地為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之郡南得

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固安涿郡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漢武所置之樂浪玄菟亦皆屬焉南通齊楚西界趙魏北隣烏桓扶餘東綰穢貊朝鮮真番亦曰東胡秦二世元年九月韓廣自立為燕王班史帝紀所書也攷之陳涉傳張耳陳餘既立武臣為趙王遣攻上谷卒使韓廣北徇燕燕地貴人豪傑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能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此必燕王丹之太子被誅與王喜之被執無復有召公之後矣故燕人立韓廣為王亦可謂匹夫而僥倖者矣漢元年春正月項羽分燕為二徙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封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八月燕王韓廣不肯徙國遼東臧荼殺之併其地韓廣為王僅三年漢三年冬十月漢韓信發使使燕王臧荼下之漢五年秋七月臧荼反陷代地帝自往征之九月滅燕虜臧荼封盧綰為燕王臧荼為燕王僅四年盧綰後以陳豨事敗初勸陳涉立六國後覬帝業者張耳陳餘也涉不能從張耳陳餘立武臣王趙非趙後既而得趙王歇王之齊田儋亦田氏後而韓廣之立非召公後項羽私王臧荼亦非召公後無德於民功薄能細乘時之利驟得為王亦足以殺其身而已矣盧綰以高祖同日生媟狎得王亦不長彼韓魏亦皆亡國之餘為漢驅除獨陳嬰不肯自王從母之訓為可取耳

魏復立王三

魏與齊燕同以秦二世元年九月復立然魏之復立獨異於他國有可書者班史帝紀書曰魏咎自立為魏王非也意以謂天下之王侯皆自立以明沛公之自立不為非也初陳勝遣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下數十城以豐故梁徙誘雍齒叛沛公反豐為魏而市為田儋所擊遂還魏地立魏後甯陵君為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魏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考之史記月表乃謂魏王咎在陳不得歸國十二月陳勝死咎自陳歸立呂東萊謂周市虛位四月以待咎也與班史陳勝傳亦異如此則魏咎之立出於周市其名甚正班固以為自立其亦誣矣秦二年正月章邯圍魏王於臨濟下殺齊王田儋及魏相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咎自燒殺呂東萊曰周市之義魏咎之死君臣皆可觀矣市不乘時以奪君之位咎寧自死其身而脫其民於死故東萊嘉之咎為王僅十月而四月不居其位就國一月而受圍受圍半年而身死妄意功名富貴亦可監哉六月魏咎既滅九月咎弟魏豹自立為魏王都平陽漢元年二月項羽分魏為二徙魏王豹於河東為西魏以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漢二年二月殷王司馬卬叛西楚二月漢王渡河西魏王豹降將兵從漢擊楚又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及漢王敗於彭城五月魏王豹叛漢反為楚九月漢韓信滅魏虜魏王豹定魏地為河東上黨郡豹為王餘三年卬為王餘一年其後周苛殺豹滎陽魏姬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仕晉獻公趙夙為御畢萬為右帥師伐

耿魏滅之以耿賜夙以魏賜萬從其國名為魏氏魏絳大得志於晉悼公之時遂為六卿之一六而三之遂為三晉之一至魏文侯斯列為諸侯文侯卒子武侯擊立武侯卒魏惠王罃立亦曰梁惠王戰國中始稱王者立三十六年共三十一年自安邑徙都大梁今浚儀開封之地封魏十六世而為諸侯為諸侯九世而滅稱王者七世秦始皇二十三年王賁引河灌大梁滅之虜其王假其地自高陵以東盡河南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等皆魏分漢得其地及秦之所得周地三川郡為河東河內河南名曰三河不以封

韓復立王四

韓之復立最在六國後秦二年十一月趙王武臣死十二月楚王陳勝死正月趙王歇立楚王景駒立在留沛公失豐往從景駒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攻豐(張良傳與帝紀微異)沛公拜良為廄將良遂從沛公不去韓猶未有王也二月項梁渡江收兵六七萬人軍下邳三月沛公以兵屬項梁破殺景駒六月范增說項梁立楚後沛公與項梁在薛共立楚懷王孫心都盱台於是良說項梁謂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項梁使良求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蓋陳勝起而敗景駒起而敗楚懷王孫心立楚三立王天下之變一年矣而韓王成始得立其所以立為張良本心五世相韓欲復其國也後九月楚懷王與諸侯約先定關中者王之而使項羽救趙沛公入關沛公入令韓王成

留守陽翟而與良俱攻下南陽郡秦三年七月也八月良從沛公破秦入武關九月沛公用良策破嶢關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十二月項羽入關春正月項羽陽尊義帝二月項羽分十九王韓為二韓王成如其故都陽翟封楚將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四月諸侯各就國張良歸韓七月項羽廢韓王成為穰侯先與俱至彭城尋殺之張良復歸漢項羽所以殺韓王成為惡張良從漢入關而韓王成為漢守陽翟故也八月漢王還定三秦項羽立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冬十月漢王如陝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大尉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大尉信為韓王四月漢劫五諸侯兵伐項羽入彭城常山河南韓魏殷是也漢六年春正

月從韓王信國扵大原信徙都馬邑其秋匈奴冒頓圍馬邑信以馬邑降匈奴成為韓王兩年申陽為王八月許鄭昌為王僅三月惟韓王信王韓四年餘而徙國徙國八九月而降匈奴或問張良始說項梁立韓王成成死漢降鄭昌立韓王信則韓為有後而有國矣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酈生謀撓楚權請復立六國後而張良乃不然其計漢王刻印銷印扵俄頃之間其故何也豈張良以韓已有國不復他恤乎曰非也天下初起張耳陳餘亦說陳涉立六國後陳涉扵此而能從之事未可量未必遽敗楚立兩王皆相繼破然後范增說項梁立楚懷王孫心是時齊魏燕趙俱有王獨韓未王故張良亦說項梁立韓王成皆從民望此項氏之所以驟得志也梁死羽忿沛公獨先入

關羽背約白王善地首殺其主所分諸侯皆以其臣而逐奪其主漢直羽曲滎陽之圍雖急漢之勢已成矣當是時而又別立六國之後以漢見地與人是自削也以河南河北未得之地與人又誰肯拱手而遜之乎復立楚懷王後一人為楚可也項羽肯即以地畀之乎酈生之策迂誕可見張良所以咨漢王者可從也陳涉當立六國後而不立則失之漢王不當立六國後則不立乃得之也其失其得繫乎時之可不可而勢之成不成也韓姬姓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萬後三世韓獻子厥晉作六卿而厥在一卿之位范中行氏知氏滅曰三晉遂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景侯虔始封至王安凡十一世稱王者五世而滅秦始皇十七年以韓為秦腹心之疾故首伐滅韓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韓哀侯二年滅鄭而都之鄭潁川郡（郡名皆依漢或秦）併有滎陽成皐之險成皐者即春秋之虎牢鄭叔段之制秦先滅周而得三川又滅鄭而據滎陽成皐則趙魏中斷東向以臨齊魯山東而天下之勢可知矣天下之地除北狄西戎東南界海外夷蠻其內皆秦及六國地詳論漢初六國起伏如此

泗川監平泗守壯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曰內史（漢三輔及弘農郡）曰三川（漢河內河南兩郡）曰河東曰南陽曰南郡曰九江（漢並因之）曰鄣郡（治故鄣在今湖州長興縣西南他郡所治侯改漢改為丹陽郡今江南東路徽饒廣德宣城金陵皆是）曰會稽（治吳通浙江西東吳越故地皆是項羽項梁起

吳中殺會稽假守通知會稽守治吳今平江府曰潁川二郡漢因之潁川舊韓地曰碭郡漢梁國泗水郡漢紀兩書為泗川注水即川也通名高帝更名沛郡故泗水郡今沛縣有豐縣鶴山謂沛縣豐邑恐後升沛為郡豐為縣也曰薛郡漢魯國即伯禽之魯也曰東郡曰琅琊漢並因之曰齊郡漢齊國曰上谷曰漁陽曰右北平曰遼西曰遼東曰代郡漢並因之皆邊胡曰鉅鹿曰邯鄲曰上黨趙地韓地漢並因之曰太原曰雲中漢並因之曰九原漢改五原曰雁門曰上郡曰隴西曰北地漢並因之皆西北邊胡羌曰漢中曰巴郡曰蜀郡漢並因之曰黔中漢改武陵郡今常澧辰沅靖地曰長沙此所謂三十六郡也其後并南越閩越又置桂林漢改為鬱林郡南海治番禺漢因之象郡漢改為日南郡閩中治侯官漢武帝虛其地合四十郡郡置守尉監前漢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二千石監御史秦官掌監郡守者守其地也尉者分其兵權也監者使其

親昵監之也通典曰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戰國策有韓安邑之御史則以御史監郡六國亦有之非始於秦漢省其官此所謂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沛公出戰破之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是見沛公初起監郡引兵圍其家而為沛公所破也泗川守兵敗於薛亦沛公敗之也走至戚而後左司馬擒殺之沛公一起而殺縣令敗郡監殺郡守秦非不強而長民者相率為厓匹夫得而誅之郡縣之制不足恃也向令守周之舊典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井其田鄉遂其民一戎車而甲士三步卒七十二以為其軍下孰有崛起而叛者扎漢得天下以郡大大稍復開置間之以諸侯王國則是封建之制猶與郡縣之

制錯行高祖增郡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開廣三邊增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伯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伯四十一（縣有蠻夷謂之道諸侯王國或兼一郡以上侯國不過郡之一縣）由是而後封建漸革東漢功臣唐初將相雖封以地不屑就國惟歷代親王閒有得地而君之者郡愈分而狹縣愈分而小自漢武置部刺史倣古者方伯之意以六百石察二千石權猶未重漢末改為州牧則若唐之節度使足以鉗制郡縣而為變為叛其偏重既已如此而偏於輕者郡或無城無兵縣專任催科敲扑以供上歷千五伯餘年近二千年主一部者為監司主一郡者為太守（名稱各不同如刺史如總管如知州之類）主一縣者為縣令（或令或長或尹或知縣亦不同）更代不常羣胥為政要不如古者之封建封建之弊至於衰周春秋戰國上無天子攻伐殘戮數百年要其實猶勝於後世之郡縣必不得已如漢初封建郡縣錯行之封之國者必如賈誼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庶幾乎

道得張良

天下之事不可測也而神交氣合若符節然昔者孔子定書典謨所紀無非疇咨任人之事湯之聘伊尹高之夢傅說文王之卜而得呂望皆先有求賢之心而後人才應之若天所畀付之者沛公初起主吏蕭何為沛丞督事曹參以中涓從（中涓如中謁者師古曰涓潔也在中主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周勃以中涓從樊噲以舍人從皆沛人夏侯嬰周緤之徒亦皆以沛人從未有所謂張良韓信陳平也秦二年正月沛公從景駒於留道得張良同見景駒韓王成

未立也良未有所事也聚少年百餘人欲從景駒而遷從沛公為廐将説以太公兵法謂沛公殆天授以故遂從不去然則君臣之間豈非天乎沛公入關為漢王至漢中始得韓信漢元年七月也下河内虜殷王卭陳平始降漢二年三月也漢王之得天下蕭何功居多然張良之善謀韓信之善戰陳平之善出奇計非此三人亦不足與有成人才之在天下無窮人主有高天下之才又有度越天下之德而以人才為心則将不求而自至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君臣之相得也若天實為之盖聲氣相求自有必然之理而不可測也漢光武之得二十八将唐太宗之得房杜王魏宋太祖之得趙普曹彬皆天為之然卒不能復三代之盛治則以道學之不明不過各極其氣質之所受以相資故漢唐宋所為止於漢唐宋而已

沛公往薛見項梁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起蘄九月沛公起沛項梁起吴田儋起齊韓廣王燕魏咎王魏沛公雖破泗川監平殺泗川守壯而十二月失豊雍齒叛之項梁未渡江也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狥廣陵未下聞陳勝敗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是時通吴越二國為會稽地治吴縣總稱曰江東項梁乃與項羽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陳嬰不敢自王以其兵二萬人屬項梁為項氏世世楚将名族必可倚以亡秦也項梁遂渡淮英布蒲将軍亦以兵屬凡六七萬人軍下

邳而秦嘉已立楚王景駒軍彭城東欲距項梁此梁之所以不平而擊秦嘉也而况嘉弱梁强景駒又非懷王之後乎梁之言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則兵有名矣乃擊殺秦嘉景駒走死沛公亦方且弱甚不過并有碭郡六千人為九千人耳不往見項梁於薛不可也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引兵拔豐一小屈而遂大伸亦知時義而為之者也薛郡即伯禽之魯楚滅魯秦置薛郡

共立楚懷王孫心

一年六月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都

台應邵曰六國為秦所併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後順民望也周赧王十九年楚懷王卒于秦呂東萊曰是後八十六年楚戍卒陳勝稱大楚首難於蘄范增說項梁立懷王孫心也其言曰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至今憐之故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懷王庸主耳使放於楚民豈以其存亡繫心执及秦遇之無道則舉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傳百年而不衰又以見天理人心至公而無定在也然則東萊之說當矣而其謀實出於范增當是時秦將章邯方强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圍田榮於東阿七月沛公與項梁救田榮大破章邯于東阿田榮歸齊沛公項羽追北章邯之戰未嘗敗也至此始敗非劉項合勢不足以敗之審强弱識離合沛公時已得張良其謀盖有所授歟立生人為君用死者之號得古

者出師載祖廟主從軍之意為楚復讐則又得宋襄公復九世讐之意後世有二帝蒙塵而恐於講和者痛扎

斬三川守李由

三川河洛伊也秦滅周取河南伊洛之地并今懷州漢河內郡為三川郡李由者秦丞相李斯子也初陳勝以吳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會章邯破殺周文將軍田臧等以吳廣不能下滎陽恐秦兵至矯陳王令誅吳廣以少兵守滎陽悉精兵西迎秦軍皆為章邯所破田臧留李歸等在滎陽下章邯亦破之歸死章邯東擊魏咎臨濟滎陽圍解故李由出至雍丘也樊噲周勃夏侯嬰傳皆言破李由雍丘及沛公與項羽共擊秦軍至雍丘大敗之遂斬三川守李由也由以丞相子守天下重地內有援已亦不為無才然秦置郡甚大設官二人一為守一為尉一為監不見屬官雖所統大郡至數十縣縣設令丞尉亦三人而墮城銷兵民無所保上又無方伯連率之職可以叫呼攀援郡守雖可直達朝廷而秦法之嚴豈能朝奏暮報卒然有急關中出大將必如章邯者軍未至而已糜於盜手矣此郡縣之不足恃明驗也後世郡愈狹縣愈小監司非迫急則庸繆守邊則不足以守邊禦盜則不足以禦盜宋以制置使宣撫使專閫外邊郡各設屯軍立都統制領將佐為軍官郡守之在邊者兼節制而縣令大率苟且有緩急則調他軍應援立大將為總統備多力分將卑師少往往而是人心未厭猶足以崛強假息人心一日不固禍不勝

言秦以至厓之政行至纍之法李由之父丞相也無如一趙高何李由守天下之險無如劉項何始皇之肉未寒也一宦者敗其内群匹夫敗其外非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又無周官之法度國其有不亡者哉

章邯夜銜枚擊殺項梁

章邯出關未嘗敗惟劉項與戰大破之東阿又破之濮陽東又沛公與羽斬三川守李由項梁以再破秦軍有驕色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軍定陶大破之殺項梁周禮秋官銜枚氏掌司嚻軍旅田役令銜枚鄭氏註銜枚止言語嚻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繣結於項師古曰繣者礙也結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鄭注與師古繣字不同嚻五高反嚻一音許驕反繣音獲周禮户卦反結音頡此蓋項梁驕而無備章邯夜以步兵銜枚擊殺之也定陶未下項梁駐軍於此而項羽沛公攻陳留軍分為二為三章邯所以輕視之歟猶近世夜劫寨然偶中其計項梁固失策而章邯亦豈足為雄哉近世軍中銜枚法以繩繫一銅錢於胷下令止嚻則銜之多以用之夜而劫寨呂東萊曰此秦再振諸侯再衰之時也本根既蹶雖形有起伏兵有利鈍亦何關於大勢哉定陶今曹州定陶縣

徙懷王都彭城

懷王始都盱台今淮西盱台軍也今徙都彭城今徐州彭城縣也章邯既殺項梁連兩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此

所謂有進無退也士卒恐則氣不勇軍退於陳留則勢稍不振徙懷王自南進北幾千里而都焉則鼓懦為壯而諸將知楚之所向矣當是時惟有北救趙西入關為天下兩大事章邯者亦愚夫也必南擊楚懷西護滎陽成皋以西俾天下不敢窺函谷武關為第一義乃以楚地兵不足憂而北擊趙趙未破而楚軍進楚於是分項羽救趙令沛公入關似乎天以一趙委秦疲章邯而成劉項之勢振楚之業者彭城形勢蘇子由黃樓賦述之詳矣予嘗登樓故基望項羽戲馬臺觀之城四面皆山圍之山去城則九里許泗水過黃樓之下西望山若玦者子由有傷心極目之語信然也大抵既有地勢又以有民而後可強宋劉裕駐此以圖北方魏太武立氈帳戲馬臺不能攻而去唐李臨淮據此為節度勢雄一方張建封父子久居之愈為強鎮龎勛之亂唐以漸替而黃巢之寇起於曹濮以人衆兵多故也今荒垣曠野闃然無人黃樓遺跡僅餘石礎畢篆方碑巋然猶在則形勢不足言矣

後九月

文頴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顏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曆廢也

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

秦置郡守而楚悚王以沛公為碭郡長郡長之名始此灌嬰傳
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每郡置長意者其楚之舊制
歟沛縣也秦置令父老殺沛令立劉季為沛公即楚縣令之稱
為公者也懐王於此進沛公為郡長以令而遷守也封為武安
侯六國與秦制也碭郡漢為梁國本宋都今之睢陽也周五侯
三王非天子之命孰敢建侯三晉之與田和篡晉齊求周封為
諸侯而僭王之漸起春秋時惟楚僭稱王吳越亦稱王中國以
蠻夷外之書楚子六國魏惠王首僭稱王齊次之燕韓趙又次
之秦惠王稱王乃在其後凡稱王則以天子自為而僭周室矣
周顯王十二年齊威王封其相騶忌為成侯呂東萊曰諸侯擅
封同姓見於書傳者自晉昭侯封成師始諸侯擅封異姓見於

書傳者自齊威王封騶忌始自是而後秦魏冉封穰侯范睢封
應侯即漢武帝宰相封侯之例也又有所謂封君者或在侯之
上或在侯之下與封侯者或以地名或以秩名孟嘗平原春申
信陵四公子尤顯樂毅之昌國白起之武安秦之華陽君涇陽
君安國君商君皆封君也趙武靈王初不自王而稱君則此其
所貴君之貴在侯之上秦爵二十等一曰徹侯而無曰君者秦
有天下定制也漢以酈食其為廣野君婁敬為奉春君則君似
在侯之下故世之相尊者曰君侯曰君公曰公侯皆有爵號封
邑之稱而其僭則起於戰國劉季雖受碭郡長武安侯之封然
自入關至封漢王止稱沛公項羽之起江東為會稽裨將其季
父項梁為會稽將召平矯令為楚上柱國後自號武信君而敗

死羽未有除拜至則亦為爵公長安侯則是以楚之縣公為諸侯也劉季項羽是時相與若兄弟然由是而論後世之封爵當

作廣封爵攷

古今攷卷之五

鶴山魏了翁華父譔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呂望為司徒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曰六卿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有此六官而此孔壁尚書周官之篇伏生口授所無者也伏生口授有牧誓立政二篇矣周制大國三卿半天子之數天子有六鄉六遂大國則三鄉三遂天子有六卿大國則三卿牧誓立政所謂文武之世司徒

司馬司空者大國諸侯半天子之卿也懷王用楚國之法置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令尹楚相也論語楚子文新令尹舊令尹是也或曰司徒之置用周之侯國之制以尊顯呂臣也歟盖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而呂臣之父為相矣西漢之末儒者未盡見周禮又不見孔壁之周官但見牧誓立政有司徒司馬司空之文遂備此為三公班固百官公卿表叙相國丞相大司徒為一列而孔光太師王莽太傅王舜太保亦在其列皆莽所自置以大司徒代丞相也又創三公以效周實自大也大司馬則武帝所創以寵衛霍宣帝以來因之以代漢初太尉莽又置大司空以代御史大夫殊不知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乃夏商以來侯國之官后乃以為三公不見孔壁周官之過也至東漢承用此三者為三公之官而事權旁落自秦以來不建冢宰以為一相其失非一日矣而失之又失盖始於莽後世有宰執有侍從而吏部尚書號為天官戶部曰地官禮部曰春官兵部曰夏官刑部曰秋官工部曰冬官名可以相借為用而其實皆非周之六官秦漢之九卿錯亂雜揉宋初循唐五代之舊自省及六部尚書侍郎皆為虛名遷轉之官以審官東西院主選而大除目在中書以三司使塩鐵使治財用以太常寺禮院治禮樂以樞密院典兵以大理寺審刑院治刑獄以都水使者治水以三司之尉按治軍器而工役一切之事皆取辦於三司循名責實固為未然而治平嘉祐以前號為治世元豐官制既行沿至政和大為舛繆所謂司空司徒太尉者舊三公也太師太

傅太保者舊三師也元豐因之政和則改三師為三公太師大傅太保是也改三公為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也初未嘗以為師保論道之職隆以虛名其後又添設檢校又設太尉不問清濁武臣至建節而加開府文臣過開府為相而積累因循皆可以為天子之師臣非之甚者也左相曰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相曰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寓三省不同之意而右相進擬除目權重於左執政曰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尚書右丞左丞樞密使改曰知樞密院又有同知僉書同僉書皆不應古六部尚書各治其事而太常宗正司農太府大理等卿委為重疊元祐梢復舊制紹興革去亂政孝廟置左右丞相名與古合而三省其實遂無分別相權較重檜胄遂清全道卒以亡國悲夫

上將次將末將

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懷王可謂善用人矣宋義知兵項羽善戰范增好奇計其勝章邯必矣又西遣沛公入關尤為知之明者其後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亦可謂有才者而楚亦天之所棄無再昌之理故終於無成然攷之三代盛時未有將帥之將以為稱謂者鄉遂出軍命卿揔之師出以卿師入以卿至春秋戰國而後有將之名傳春秋者謂將軍師少曰人序詩者有云以天子之命命將帥詩序乃漢儒語傳註亦出漢時孟子中始有將軍之稱呂不韋月令始有太尉之官非周制也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著書言兵法始盛推將才盖井牧鄉遂之法廢如所謂天子六軍七萬五

千人車千乘者亦不足以禦強國動輒興師十萬二十萬或三十萬而匹夫起於細微能詐能勇能計筭者始拔而為將非復六卿三卿二卿一卿之行軍者矣七國之戰烹屠隕滅者數百千萬人得為將而富貴而終於敗與夫先勝後敗嘗試而不勝輒敗者不可勝數故沛公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而俗諺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今懷王救趙之將三人曰宋義曰項羽曰范增入關之將一人曰劉季荀悅漢紀謂宋義故楚令尹史記漢書不言必有所據項羽范增劉季則皆起於匹夫古之人才出於素而後世人才取於倉卒為將亦不可謂無其人而兵制不古糜爛其民為可痛耳漢王以韓信曹參灌嬰擊魏問酈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是不能當曹參曰吾無患矣往往是時遣將必須三人非上將次將末將則大將騎將步將漢王問敵人之將而先知勝負亦可謂知人之明後世對陣兩國之將俱庸譬如奕棊兩皆低手然亦必有一勝一負故庸人緣得為將如低棊然忽遇高棊者至終以敗人之國是故勝國之將未必不為亡國之人僥倖而一再勝者異日或不免於僇辱世之所謂七書百將傳誤人多矣

項羽自立為上將軍

為懷王之計不當遣兵救趙命一軍向函谷關命一軍向武關而分一軍睥睨章邯勿進兩關急而趙圍解矣諸將莫利先入

關惟項羽願奮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以項羽殘賊沛公寛大故遣沛公入關遣項羽救趙而又宋義位項羽之上以智御勇未為非策然宋義昔者論武信君之必敗恐亦未免子貢億中之所為歟項羽論救趙急欲進兵當委曲與范增同密議之先闘秦趙之說宋義固是趙舉秦強何敝之承項羽說亦是宜更互相籌畫以盡其理可也何至遽自矜大曰夫擊輕鋭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此項羽所以不堪也且又下令猛很貪强而不可令者皆斬明指項羽非義殺羽則羽殺義二將不和非細故也適又送子相齊置酒高會羽所以逞其忿而斬義歟諸將畏羽之威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報命於王此與韓信求為假王何異懷王因以羽為上將軍此與漢王就立韓信為齊王何異懷王心恨項羽恐亦與漢王心恨韓信不異特項羽日益强大懷王遂不能制耳項羽無君之心蓋始於此既而破章邯軍解趙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顔師古以始為諸侯上為句注曰繇讀與由同以將軍兵皆屬馬為下句劉道原謂將軍疑屬上句吕東萊大事記書曰項籍為諸侯上將軍是也至是則諸侯上將軍之命如近世揔統諸軍者此亦不出於懷王之命其自立為西楚霸王兆已見矣

二世使使斬楊熊

秦二年二月項羽破章邯虜王離邯退軍漳南相持二世使人讓章邯三月沛公與秦將楊熊戰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

使使斬之以殉此與唐明皇遣邉令誠斬封常清高仙芝極相似楊熊章邯皆秦敍将戰敗而守滎陽楊熊未為非也迺從而斬之章邯不能救趙失王離涉間蘇角三大将罪豈不大於楊熊然則斬楊熊乃所以速章邯之降楚唐斬封常清高仙芝以快邉令誠之憾亦如二世之惑於趙高此所以哥舒翰一敗而降於祿山也天下敗證固有適相似者如此

絶河津

秦三年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别将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絶河津師古曰直渡曰絶竊詳文義師古說非也曰絶河而無津則是直渡而過河若曰絶河津則是禁絶河之津渡收其軍船以軍守河俾司馬卬不得渡耳平陰縣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水南曰陰水北曰陽今孟州舊為河陽三城節度河陽縣在河之北即此地是也漢祖絶河津之處魏豹傳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晋豹以國屬馬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親視病至則絶河津畔漢此絶河津三字與高帝紀二字同義乃是禁渡而非渡河可以無疑

收軍中馬騎

四月已絶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騎此謂戰於洛陽之東軍小敗衂遂越轘轅之險至于陽城收軍中所失之馬騎也陽城者南陽郡之縣今堵陽也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正義曰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忽遥

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鴻鴈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為防也然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将以公乗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乗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乗馬馬以駕車不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蘓秦所云車千乗騎萬匹是也曲禮曰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将以公乗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曰吾今将胡服騎射以敎百姓謀之樓緩樓緩謂然其臣肥義争之其叔公子成争之二人已從而趙文趙造周袑音紹趙俊又諫止之其辨說各數百言太史公詳書之以見夫胡服騎射前是中國末之有而趙主父率意

變古始於此也盖騎而射匈奴之俗中國惟以馬駕車故有車戰步戰而未有騎戰中國之民亦不敢單騎馬而騁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謂車之行於道者由乎前人之軌迹有一定之制不敢殊異使其單騎一馬而疾馳則駭於民而違法矣左師展孔子同時先後人其欲以昭公單騎馬而歸魯意在輕疾於時已為反常殆必周制之所不許也正義以為騎馬之漸求之史記則趙武靈王實為胡服騎射單騎匹馬之始蘇秦傳說燕文侯則曰車六百乗騎六千匹說趙肅侯則曰車千乗騎萬匹肅侯者武靈王之父孟子同時時則戰國已從事於騎恐是下令棄中國之法而習匈奴之戰則明以敎其百姓國人自主父始也戰國策趙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

賛諫謂破卒散兵以為騎射恐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則是初變一邑為騎射而後舉國從之其變古亦非一日雖蓋如此近時學者多不察此例嘗見閼以為古人豈不騎馬魏鶴山著諸經要義摘出禮記左傳正義二段以示晩輩不可誣也自是而後史以善騎射書者代不乏人李牧為趙走匈奴十萬騎而高祖平城之圍匈奴至者觧鞍至高如山中國之兵騎戰漸盛車戰漸廢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騎將則駱甲李必灌嬰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城皐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急迫特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為右未全廢車而間亦用車戰唐房琯陳濤斜之敗以車戰而後車戰盡廢蓋古者八歲入小則學射御人無不能射亦無不能御而一車三甲士古之之射者極天下之精而後可以禦敵今一旦製車千乘求三千人御射者不可得縱有七萬二千步卒翼之亦必敗而已矣譬之單騎馬而射亦必習熟而後能有十萬之馬十萬之卒而不嘗習射習騎強使馳馬亦必敗而已矣高適曰胡兒十歲能騎馬彼以射獵為生故幼而習馬為國者可以鑒矣漢書騎字始此故詳論之

約先定關中者王之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定關中者王之顔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以註攷之楚懷王與諸將不特口為之約又必立為文券契要曰先定關中者王之似如今豫給

公據之類諸将各執其一以為異日執契取賞之具也周禮秋官司約（於妙反）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治民治地治功治器治摯凡六約鄭康成註劑謂券書也鄭鍔曰約者以言而書其約者以劑劑如質劑之劑蓋兩書一扎合同而別之買賣之約長曰質短曰劑此則名為約劑亦兩書一扎也然則兩書一扎曰契豈非剖符之狀歟先儒謂治神之約如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為約若魯用郊禘之類治民之約謂非其所有而分以授之則書其所以分之者以為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分魯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治地之約易曉所以防侵争耳治功之約如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漢功臣帶礪之謂治器之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如魯得用四代之服器六瑚四璉祟牙八佾之類治摯謂王帛禽鳥相往来有一定之制或者疑周公制禮何至如此多為之防以周官為不然自當他孜今惟借是以證楚懐王入關之約亦有丈契要約云耳禮記曰大信不約異日項羽請於懐王懐王曰如約而項氏乃背約王沛公於漢中卒以自滅約之所在漢直項曲故也後世賜鐵券許不死而未甞践言契約或以偽為而争競不息嗚呼其来也久矣

關中

顔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周禮地官有司門司關門者國門也關者近郊遠郊之關也皆有符節以譏出入易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繫

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因山川丘陵而設為門關之險固王公所不敢少也然所謂天險不可升者何哉在德不在險也德之險為天險山川丘陵之險不過地險耳秦穆公襲鄭蹇叔哭送其子謂晋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地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尚在秦時函谷關之東春秋時蹇叔言崤之險其地猶非秦有戰國時秦地愈大東侵諸夏而函谷關之險遂為秦之阸塞六國合從仰關攻秦秦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盖六國皆庸王也故得地勢者愈得而下視之今按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漢之弘農

縣也路在谷中深險如函其中劣通行路東西四十里絕岸壁立巖栢陰翳谷中常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齊孟嘗君客能為雞鳴而出此關是也東至漢楊僕所移新函谷關三百七十八里此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遂廢西至唐所設潼關二百里唐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太華山之北山在華陰縣南八里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黄河自龍山南流扼於華山轉流而東渭水自西而東於茲入河西去長安尚二百里亦天下之至險也然函谷關秦守之非不嚴陳涉所遣周章烏合之師至百萬入關至戲而後敗不足恃也沛公聞章邯且至以兵守之而項羽令黥布擊破之不足恃也潼關之險唐哥舒翰守之亦敗於祿山之將杜少

陵詩可攷亦不足恃也至於漢之函谷關徇楊僕之私請東徙三百七十里而廢其舊險則無足言者矣九域志京兆府至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河南府洛陽西至陝州二百八十六里陝州西至華州二百八十里華州西至京兆府一百五十里計古長安至今開封只一千一百五十里而秦函谷關漢函谷關唐潼關跨涉三郡河南陝州華州自首尾八伯里中有黄巷二崤桃林之塞皆號絶險謂險可長恃則秦漢唐至今猶存可也故曰險不足恃也滎陽成皋古之虎牢蜀之劍閣吴之長江雖之一恐畫白國接踵不修德而恃天險者尚監之抑雖然懷王諸將莫利先入關關之可畏如此沛公不自洛陽趨二崤而南出鄧林西入武關亦有以夫

舍人陳恢

史記呂不韋傳嫪毐與其黨謀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斬年宮爲亂呂東萊曰秦之兵制畧見於此縣卒一也衛卒二也官騎三也戎翟四也舍人五也回謂君公舍人四字當作一句秦之封君若縣公所謂舍人私人也如家臣食客門人近世館客門士邊郡帶行等人之類亦可發以爲兵也毐之敗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其舍人之多如此而又有賜爵者戰國之時養游士至後車千乘食客三千人井牧不脩而士無常產故也蘇林曰藺相如爲宦者令舍人韓信爲侯亦有舍人晉灼謂舍人謝公傳謂舍人弟上書告信是也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

通稱後遂以為司屬官號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東晉省宋初復置通事舍人四員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謂之四戶梁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掌詔誥後魏有舍人省隋內史舍人八員後減四人為內書舍人唐武德三年改中書舍人置六員為文士之極選龍朔改西臺舍人光宅改鳳閣舍人開元改紫微舍人皆其職也宋初中書舍人起居舍人皆官而非職別置知制誥以行外制謂之三字官又置舍人院以其官直舍人院如富弼歐陽修封還詞頭故給舍謂有封駁之權元豐官制始正名中書舍人在六侍郎之上後又置權中書舍人在六權侍郎之上左右史曰起居郎起居舍人又為從官之次曰二史至如閤門宣贊舍人即武臣清選實自徽宗改通事為宣贊如閤門舍人則孝廟初置以處武舉狀元不試而除餘武舉名士召試策一道而除以比文臣館職立東宮則有太子舍人未改官制以前則中書舍人者後之通議大夫起居舍人比中行員外郎為後之朝散郎太子中舍為後之通直郎云亡金宰相子皆蔭補閤門舍人故稱謂云云

封南陽守齮殷侯

項羽救趙殺宋義自立為上將軍然猶先假之請於懷王而後真為之也沛公為碭郡長武安侯之後仍稱沛公而封拜君侯不請於懷王以酇食其為廣野君以南陽守齮為殷侯以陳恢封千戶如樊噲夏侯嬰灌嬰諸將賜爵之類並不請於懷王其亦已得懷王之命有所不必請歟沛公前是屠城陽屠潁川殺

泗川守壯斬三川守由破走章邯東阿威聲震疊南陽守欲自全已無生路舍人陳恢説沛公約降而封之為雍王矣其事與沛公同而秦民不信與沛公異者何也秦之臣不忠於秦暫屈於我封之者權也項羽所過無不殘滅沛公所過毋得虜掠此則得失之所以異也封秦之叛臣以為得計則不然矣

項羽封章邯為雍王

秦三年七月沛公受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封為雍王時沛公未入關也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乃在章邯已封之後當是時項羽之意必以沛公為未便能入關者故指秦地封章邯俾為先鋒引已入關不料沛公乃先已而入關也沛公之閉關以距章邯耳項羽盖欲於入關之後移章邯以王地然亦本有衣錦故鄉之騃態故舍秦而去要之劉項本無嫌隙羽之封邯沛公未入關也則所以封邯者不為惡沛公也沛公已入關而防邯之来亦人情之常雖因曹無傷一言而怒柰沛公理直詞正何使其鴻門一劍茍斃沛公天下亦非項羽有也移沛公王漢中以三秦塞東路焚秦宮室掠秦府庫殺其降王坑其子弟此所以助漢之勝而卒自斃歟

攻武關入秦嶢關　藍田京兆府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　商州東至鄧州或云七百里或云六百二十五里書傳字畫不一鄧州至長安不滿千里

武關秦之南關通南郡今鄧州也武關在析縣一百七十里析今内鄉縣也今鄧州西北至商州六百二十五里武關屬商州沛公八月既入武關趙高弑二世使人来約欲分王關中沛公

不許九月趙高立子嬰子嬰誅滅高發兵守嶢關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里藍田縣亦曰嶢柳城嶢關亦曰藍田關沛公用張良計以金啗秦將連和而因其懈怠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蕢山在藍田縣東南二十五里既踰此山則嶢關在七十里之外而迫近其縣矣張良之計亦不足道變詐翻覆世多稱之先儒之所鄙也特秦之大勢已去故沛公之兵如破竹耳藍田屬今京兆府去府西北七十里秦都在渭北咸陽連和者偽許以分王關中而即又進兵也子嬰於是度渭南降

漢元年冬十月

漢元年冬十月也因秦不改孔子曰行夏之時即建寅為歲首者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者為非先儒有天統地統人統之說有改正朔之說則歲首為子以子時為朔朔者旦也一日之首也建丑建寅亦當然故祭祀用所建之朔而分其日夜若建亥則豈可以亥為一日之首乎顏師古謂秦以十月為正月即夏之正月夏之四月乃七月夏之七月乃十月冬春夏秋皆緣矣然史記書夏正月為端月以為始皇諱政而改為端正本音政而遂改為平聲亦避諱也則似未嘗以十月為正月師古謂史家追改秦正為漢冬十月其果然乎如淳謂張蒼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然則漢武以太初二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建寅為正當矣至今莫之敢改然皆以子時為一日之首寅月為一年之首改正不改朔云王莽

篡漢改十二月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始

東萊書楚義帝元年冬十月

沛公至霸上本是秦子嬰元年史記則書爲漢元年漢書書秦一世元年秦二年秦三年而獨書元年冬十月即繼以五星聚于東井通鑑刪去五星聚事先書題曰漢紀一乃書曰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惟東萊大事記其書特奇曰楚義帝元年冬十月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朱文公通鑑綱目所祖也漢書高帝紀第一上凡四年東萊書於義帝元年後曰漢高皇帝二年西楚霸王二年即楚漢皆無元年也羽死方獨書漢太祖高皇帝五年東萊亦書星聚事

五星聚于東井 曆家攷別見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劉貢父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特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而不改耳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回謂是說是也本出北史高允傳謂崔浩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不然允說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回嘗著曆象攷漢太初曆推日月五星起於牽牛謂冬至會于星紀之次然堯時冬至日在虛

一度至漢太初元年丁丑歲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則已去牛六
度矣牛六星八度斗六星二十六度與牛之初度接界律曆志
謂是年冬〻至日在牛初度正在分界之上而古今推筭者爭差
六度近甲申年冬〻至日在箕比堯時差四宿比漢時差三宿月
令正月日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
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
斗十二月在婺女秦漢之間但言曰冬〻至或在牽牛或在斗夏
至在東井一月三十日或在月本或在月末固不皆在月中雖
堯時冬至日在虛近時冬至日在箕決無東漢間十月日在東
井之理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則謂夏七月建申之月五星聚
東井其有之矣夏七月秦十月也沛公是時方下南陽八月始

攻武關九月始破嶢關歲在甲午也次年乙未冬十月至霸上
沛公未至秦地而五星先聚於東井不為秦之瑞乃為沛公山
東之瑞史臣因而書之如高允劉敞所云極是東井八星占天
三十三度幾於十一分之一則五星之聚於此必亦相望少踈
不容密密而比也古之星五聚者僅五見於史傳周文王七年孟
春五星聚房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祖將入關五星聚東井
安祿山作逆天寶九年八月五星聚箕尾箕宋興乾德五年歲在
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外此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
安其年五星聚東井唐史不書無可攷者

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
春秋書平後世之和也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亦曰成左傳更

成請成杜預曰成猶平也如華元合晉楚之成是也晉悼公之
時魏絳和戎翟賜之樂戰國或謂之謀六國連和而攻秦曰合
從秦講和於其國攻其國為連衡故曰縱曰橫兩國相争兩陣
相向而時出乎和不知後世之以和誤人之國者多晉荀息以
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於是虢滅而虞亦滅晉
與馬復歸於晉此張良敎沛公以利啗秦將之計也張良傳北
漢紀無陸賈二字有曰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多
俱西襲咸陽五字沛公起於匹夫所謂重寶者攻城畧地之所
得也何足道哉沛公所欲者滅秦而王關中也趙高弒二世使
人語沛公欲約分王關中此弒君之賊沛公不許是矣今從良
計以重寶啗秦將必且令酈賈二生說秦將以共擊咸陽分王

關中之利當是時項羽封章邯沛公封南陽守齮彼賈豎之將
亦已心動故叛而從沛公殊不知張良之計詐也於是因其懈
怠從而擊之繞嶢關踰蕢山出藍田至霸上秦將所得重寶焉
得而有之身且即死可謂愚矣異時鴻溝之約項羽懈而東歸
張良勸漢王追擊滅羽亦出此策曾謂三代王者之師而有是
乎酈食其說下齊王歷下之守而漢王無詔以止韓信食其遂
以烹死食其亦足恤也夫必先息人之守備而後急擊之張良
又豈有真王佐之才哉金人取靖康二帝亦用此狡謀四方勤
王之師方集而圍城中講和之詔已下且不許進兵以沮和議
是束手而自斃也紹興之和秦檜又陰為敵間故曰後世以和
誤人之國多矣啗之以小利而包藏大禍之心世道衰人心危

久矣哉

沛公至霸上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應邵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以今攷之長安東三十里者漢之長安城也唐之長安城又稍東一十三里秦之都咸陽在渭北夾渭為橋而南橋闊六丈橋柱七百五十以渭水象天漢而渭南亦通名咸陽漢蕭何所建都則在渭南而稍東唐承隋長安又稍東今漢書註當以漢長安城為據也關中之水涇渭灞滻（霸無水後人添也）渭自西而東入于黃河在華州同州之間其源遠自鳥鼠同穴山涇入于渭滻入于霸而霸入于渭霸水之源出商州上洛縣西北行至藍田縣境始出谷谷即麗山之（亦名藍田山）滻水所合在長安東二十里霸水西至長安城二十里水東至霸城十里霸城東至新豐縣五十里藍田縣在長安東南七十里盖霸水所行謂之白鹿原水行原上據高臨下沛公屯兵在霸水之東近秦霸城去長安三十里也秦四塞之國面面有關由漢唐言之則北有渭與河南有太白終南之山則太白也句西域綿亘以来踰隴坂以接商洛捴謂之南山故曰北河渭南終南西隴蜀東殽函也北舉渭南舉終南而秦之形勢見矣沛公之霸上已有秦霸城亦名芷陽而漢興以後文帝於此原始為霸陵又有霸陵縣始又有霸橋王莽時霸橋災莽謂天絕滅霸陵之橋凡霸上霸西霸北霸南霸東霸城霸陵霸橋霸亭皆此水獨長安東頭

第一門曰霸城門曰青門者乃漢都城門邵平種瓜處遥指此水此賭命名蓋漢唐自長安東出或之函谷關或之武關必於霸橋分别唐有南北霸橋北橋東趍則函谷路南橋而東南趍則藍田武關路霸上即秦之霸城東至新豐縣五十里鴻門在新豐東十九里戲水在新豐東二十五里此劉項入關屯軍會合之地也

子嬰降軹道旁

秦王子嬰降軹道旁蘇林曰亭名也　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軹音軹軹道亭在霸城觀西四里東漢書長安霸陵有軹道亭程泰之雍錄軹道亭在漢長安城東都門外十三里長安東面三門此為北來第一門自長安而出東都必由此門回

謂近世開封府有云陳州門鄭州門曹門其義相似其曰秦王者應邵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東萊大事記按本紀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奉天子璽符節降軹道旁畱致之秦嬴姓帝顓頊之苗裔栢翳即伯益之後在西戎保西垂其後造父為周穆王御封趙城為趙氏非子居大丘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邑之秦為漢天水郡隴西縣之秦亭周宣王時秦仲始大見詩之秦風既而為西戎所殺其子破戎有功封為西垂大夫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其襄公救難有功平王避戎東徙洛邑舉岐以西封之襄公遂立西畤史記以為僭端見矣諸侯而祭天猶朸為西帝云者謂中國之西方也文公居岐為鄜畤收周餘民而有之

疆土至岐寧公徙居平陽在郿之平陽亭德公居雍城在唐之鳳翔府天興縣去唐長安三百一十里獻公城櫟陽徙都之在渭之北咸陽之東孝公地始益大用商鞅治國作咸陽築闕在渭之北漢長安城西北可三十餘里而跨渭為都在周顯王之十九年壞井田開阡陌廢都邑為郡縣始為三十一縣孝公卒子惠王立車裂商鞅周顯王之三十一年也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始稱王改後元年惠王薨子武王立初置左右丞相武王舉鼎絕臏而薨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為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關執而囚之天下以是不直秦周赧王五十九年昭王五十一年也遂滅周在位五十六年薨孝文王立一年薨莊襄王立三年薨子政立是為始皇立二十六年併天下稱始皇帝三十七年崩於沙丘其生壬寅其死辛卯其年五十子胡亥立元年壬辰七月陳涉起九月劉邦項梁起三年甲午二世為趙高所弒子嬰立四十六日自非子至子嬰三十四世而秦亡漢王不殺子嬰以屬吏項羽至而殺之嬴姓遂無後云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應邵曰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係頸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為綬也秦以前未有以天子降者也楚莊王伐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德不能事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引兵去三十里而許之

平此楚莊王之所以為莊也吳伐越許之平越伐吳滅之然越亦不能有江淮以北以其地與楚宋魯而僅能自保尋亦為楚所滅然則我能滅人之國而人亦能滅我之國一反一復非美事也秦昭王誘楚懷王而執之孰與楚莊已得鄭伯而縱之故楚人切齒深恨卒以亡秦沛公約與子嬰降其必有以處之耳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使項羽至而如懷王之約沛公得王關中項羽引而東歸聽懷王命列封大國沛公必有地以食子嬰不絕其祀無亦秦之殺人既多故天假手於項王而絕其祀歟晉平吳隋平陳孫皓陳叔寶皆得終其天年彼司馬炎楊堅猶能若是亡金脅降我二帝於青城徽廟既沒欽宗卒為完顏亮所害亮亦以斃於瓜洲天理未嘗不畧明也故曰禍莫大於殺已降白起之長平項羽之新安坑降卒皆數十萬是亦自坑而已矣

皇帝璽符節

周禮司關司節小行人有王節角節龍節人節虎節符節璽節旌節官節鄭康成謂王為之角節其制未聞鄭鍔謂命為諸侯使守邦國者用王節以輔之此守節也邦國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命為君長使守都鄙之所分也又謂鑄金為節各為虎龍人之象山國多虎澤國多龍平土則人之所聚晉楚多山吳越多水陳鄭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知其所向之邦此行節也使者之所持也符節用之門關鄭康成謂如今宮中諸官詔

璽節用之貨賄康成謂今印章則此二物皆非手中所執操之
物符以合之璽以封之而已旌節用之道路康成謂今使者所
持節如此則與鑄金為之虎節龍節人節異也小行人官節陳
祥道謂析竹為符節全竹為官節然則後世分為三物曰符曰
傳曰繻如契券之類以謹門關之出入剖符分功臣銅虎符竹
使符各五待合而後發兵此一物也曰璽曰印曰章以玉金銀
銅刻之以為印信總名曰印此一物也曰握節曰持節曰仗節
牧羊則人臣奉使將命出疆之節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此
又一物也皆掌於天子之有司周禮典瑞又有所謂玉之為器
以為符信搢大圭執鎮圭王之瑞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亦曰身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人臣之五玉五瑞以朝覲宗

還會同諸侯相見皆天子所賜而執之貢之以為信也瑑圭璋
璧琮以頫聘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
易行以除慝其多端不同如此即皆後世所謂麟符虎符兔符
魚符兵符至如絕人以玦還人以環未有不託之器物以寓意
者第未知天子佩璽始於何時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
公璽書追而與之左右皆曰印也印之為璽惟周禮左傳有之
以玉為璽貫以組綬天子佩之必始於秦而漢諸侯王以下莫
不有之天子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
信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諸侯王印黃金橐佗紐文曰
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

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龜鈕文曰印回背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如今之准尺一寸許中有圓竅以容組組所以穿之也印之背即所謂鼻鈕印之面即印文鐫篆字空處為文組兩頭為綬以繫之腰為佩故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蘇秦佩六國相印即六綬六印楊璞銀黃三組即三綬三印非若今人之印大而不可佩封之以匱也通典曰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說已見前文始皇得藍田曰玉為璽螭虎鈕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史記正義曰漢官儀云子嬰上始皇藍田玉璽因服御之代代傳授號云漢傳國璽據此則此璽在六璽之外也後漢書志三註而三不同一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

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有鈕交盤五龍瑨七寸龍上一角缺此一注已與通典螭虎鈕異而回聞之藍田玉碧而不白一疑也又注其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大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此全與前注及通典不同二疑也又注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此又與晉陽秋一字不同三疑也今攷漢元后傳王莽遣王舜求傳國璽於太后不肯授莽其反復辯說甚苦后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初不言璽文幾字璽方幾寸璽之玉色何若今之俗傳博聞錄恐多不經未足信也漢書昌邑王賀父立

為太子霍光廢之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及受皇帝行璽信璽不封及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及為璽書使使者持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足見漢帝璽之不可不封符節之不可妄用而璽之必佩於腰明矣東漢志註又謂六璽之用不同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帝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佩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攷此可見侍中負璽人主不佩故典恐是臨朝則佩而燕居則侍中負之又見秦以前雖民亦皆佩私印私綬而人主則有侍中負之又因見璽書尺一之制一晝夜千里為程之說今之印皆有匣者其制見南部新書曰三十四司郎官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繁楊虞卿任吏部為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人人以為便至今不改程泰之謂古者居此官則佩此印印有組常繫之腰垂之一日去官即解而上有司後世付之典吏加匱封亦便逸大去古遠矣然因謂今之印重而大佩之不便諸百官司及郡縣印皆有匣貯袱封長官又內封之吏掌牌以出入之有曰印司而歷代人主有曰符璽郎符寶郎蓋與古無一而可同也

附攷五玉

周禮先儒所不盡信然典瑞所謂五玉已見舜典攷其正義之意蓋謂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公侯伯子男所執者竟昔授

之舜即位諸侯來見既輯之又班以還之乃所謂符信也唐虞之世諸侯至于萬國之多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五玉之制周有典瑞掌之不可誣也下文三帛二生一死贄所謂贄止是三帛二生一死似不當聯五玉而言孔傳釋三帛謂諸侯世子執纁公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三帛死生所以為贄見之禮如此則五玉乃諸侯所自造可乎正義於班瑞釋曰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是也孔傳亦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回竊疑五玉為符信驗視無偽即仍以畀之與贄不同五等諸侯見君頒命有曰褒奠其制不止於此第未知堯以前封諸侯五瑞為信之外有無簡策書所謂命則當有竹為簡策木板為方而今不可

攷耳黃帝素問謂岐伯所言皆有太古所傳金匱玉板則古防火而謀悠久以玉書事金匱之猶之諸侯符信以五玉為之不朽而不可爇也又未知帝王之世行移文書有無周之符若璽所謂典瑞之玉不一端司關掌節小行人之節不一物其果皆周公之所制歟古人用玉品類繁多焉所得美玉如此之多朝覲之所執所班祭祀之所奠所埋所沉祭器圭瓚冕旒佩服節璽為權為度為案為上圭為律管死喪飯含詳而別之不可勝書今人之玉難得姑以為玩具而腰帶一事唐以來人君服之以賜貴臣大戚近世武臣鑴而服之不以為僭俗人喜帶玉條環刀柄巾環而玉盞盤以勸酒尤侈至如朝廷璽章則徽廟之作八寶寶慶以獲亡金之璽改元自當他攷云

附攷玉剛卯

予近見鮮于伯幾樞佩一玉長可計一寸許四方闊可半寸許中有竅可組穿之四面有字每一面各篆書刻八字兩行各四字如蝇頭差餙以金文極精細問何物伯幾曰此宣和中徽廟宮人所佩辟兵符也予攷之當是漢之玉剛卯王莽傳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晋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龍順爾固伏化兹靈殳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土中有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囘曰服說是也當作晋說是也服說謂長三寸廣一寸然不言文以囘所見伯幾宣和所製與晋灼說合然晋灼前一銘猶多二字恐是徽廟得漢玉剛卯依其式以製之賜宮人也東漢書志謂佩雙印則徑以此玉剛卯為印而雙佩之長寸二分方六分以囘所見大約是乘輿諸侯王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絲縢之制亦隨以異兩印文與西漢書註同然則雖漢制其亦兒戲之類歟三代無是也今人所佩篦刀古曰容刀茄袋古曰囊曰槖以兒女佩內則詳盖非一物以適於用玉剛卯乃若辟除疫病之物五

斗米道後變而為書符婦人有釵符曰辟兵符有自来㦲

古今攷卷之六

鶴山魏了翁華甫譔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公論之所予而有其名無其實不可也公論之所疵而有其名遂有其實尤不可也沛公號為寛大長者公論之所予也然而未有其實也不誅秦王子嬰則有其實矣是可以得天下矣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此公論之所疵也一入咸陽遂欲奄有秦之宮室帷帳重寶狗馬婦女居之如此則貪財好色有其名而又有其實而天下不可得矣頼樊噲諫張良又諫然後還軍

覇上不然則天下之兵皆得而爭之何獨一項羽不能平也蕭何傳有云沛公至咸陽諸将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此諸将皆庸人耳蕭何獨收律令圖書又以樊噲張良諫而沛公貨財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獨此十字足為漢四伯年之根本蕭張固號人傑不意屠狗如噲亦頗有識也蓋嘗攷之五子之歌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聖人垂戒後世存此為書孔安國謂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况兼有乎秦其所謂兼有者也其破滅六國倣其宮室作於咸陽北阪上徙其鍾皷美人以充之帷帳重寳婦女狗馬張良傳謂皆數千則尤不道之極也公羊傳謂周制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一娶十二女漢儒謂商制天子一娶亦不過九女

禮記昏義謂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然周禮天官有九嬪世婦御妻而無三夫人九嬪言九而世婦御妻不言數鄭康成曲為之説謂不列夫人者猶三官之於王坐而論道婦禮無官職謂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無則闕其説恐無所據皆不可攷内宰掌敎六宮敎九嬪大夫士十四人府史胥徒百人皆男子不知敎婦人如之何而施其法王后之外夫人嬪御計一百二十人而左右執役者女祝僅四人女史僅八人奚僅二十四人多少亦不相當康成又謂群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於

王除王后當夕獨進之外其餘則三夫人而一夕九嬪九御世婦一百一十七人當十三夕每九人而一夕雖金石之軀不足支也況古者天子祭天地祖宗社稷山川朝日夕月為禮不一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康成釋經穿鑿往往難信涪州羅端良作內官問謂嬪婦女御則信有之矣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稽之周禮九嬪亞后而夫人不與漿人之職夫人致飲掌客之職夫人致禮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耳周禮所記有掌侯國之事掌客亦謂諸侯相見之禮故夫人致禮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致飲王后無夫人也王之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室以象卿之列九嬪之所居女御為九

嬪之屬實分處之二十七世婦者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雖在王后六宮掌事不在於進御之列九嬪與九御五日一見王后無夕不見五日一洗沐則一嬪與其御進四十有九日而九嬪九御畢見一時再見四時八見每見則十八人共進一夕不如王后一月二十四日見而專其夕也此說又過於康成第天子一娶九女十二女莫知其的謂諸侯一娶九女則如僭之宋共姬至於三國來媵乃十二女矣僭也管仲有三姓之女亦大夫之僭也左氏傳秦伯納女五人則五而已齊威公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又六則九人也晉文公逆懷嬴曰班在九人則亦九人也齊襄公九妃之外又有六嬪則十五人也大抵春秋作而王制廢戰國之世又甚於春秋孟子論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孔子之時未至於如此而孟子所云不必諸侯或大夫陪臣四公子之徒皆是也按古天子之內稱后諸侯稱夫人亦稱妃詩序關雎言后妃謂文王為諸侯則太姒為妃追王以後稱后也鵲巢言夫人則周之大夫之妻如召公後為國君則亦追稱夫人也戰國僭王皆稱王后而以妾為夫人秦於夫人之下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之武帝元帝制婕妤昭儀凡十四等具見班固書外戚傳序而後世至於三十六宮或宮女五千人三千人晉隋唐尤盛有后有妃有夫人雜號不一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人主率以此事夭其天年蓋自戰國與秦始也

附攷秦漢唐后夫人之名

秦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七子 長使 少使

漢 初同前漢武后以上不書 婕妤 比上卿列侯
娙娥 比中二千石關內侯 傛華 充依
元帝 昭儀 比丞相諸侯王 四號同 美人 八子
充依 七子 良人 長使 少使 五官 順常
無涓 共和 娛靈 保林 良使 夜者 上家
人子 中家人子

唐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為夫人 昭儀
昭容 昭媛 脩儀 脩容 脩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為九嬪 婕妤九人 美人九人 才人九人

為二十七世婦

寶林　御女　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代御妻

六尚分典采典服御等

開元改　惠妃　麗妃　華妃　六儀　四美人　七

才人　尚官三尚儀三

天寶有楊妃　前又有宸妃　太子有妃　良娣

六籍遭秦之後出於漢者禮記不可盡信周禮有多疑而難信詩序又全不足信如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禮禮記自有異同鄭康成所釋諸經又當後漢之末愈支離穿鑿大率亦不可信如十五日王后一御決無此理詩序無下后妃二字便已踈脫文王為商之諸侯固未可以妻為后大姒乃其夫人稱曰妃可也武王有天下追王其先則夫人稱后可也今其兼曰后妃者乃漢儒耳因當時朝庭之事如匡衡所謂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兼王母與妾並言之如高祖有呂后又有戚夫人文帝有慎夫人武帝有李夫人是也文士循習稱后夫人無嫡媵之別殊為可嘆又姬者周之姓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如云齊姜宋子耳漢史因俗稱謂書薄姬栗姬憲姬則以姬為妾而非姓之謂故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姬其失久矣又如詩序召南國君妻大夫妻之類亦不分曉文王為諸侯其臣如召伯之等皆大夫商未滅稱其內為大夫妻周滅商大夫封為諸侯始可稱國君妻畢竟周南諸詩指文王之妻召南諸詩指召公之妻諸侯及大夫之妻耳如麟趾關雎之應

尤為曲說不通於理若曰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得
天下不無內助而君臣之間家道皆齊則可也

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蕭何
傳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如此則所過
無得鹵掠恐是虛文謹封府庫還霸上亦十取七八矣何獨先
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
少彊弱處民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班史紀傳同異牴牾甚
多此事於紀止言丞相府圖籍文書傳兼言御史律令當是紀
畧傳詳如田榮欲楚殺田假楚不肯殺田儋傳書謂楚之懷王
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宜項籍傳書則謂項梁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言同而二人異如此不一
令具攷秦所謂圖籍律令文書者按秦之始皇在位之三十四
年焚書三十五年坑諸生焚書之年并天下九年矣李斯請史
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
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見知
不舉者同其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此所焚者一曰諸國之史非
秦所記雖博士官亦不許藏六國及周之所記者皆灰滅厶厶二
曰詩書百家語前乎孔子所刪定後乎子思孟子莊老楊墨申
商韓非呂不韋所著民間一切不許復存惟博士官尚許秘藏
之也呂東萊謂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

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同謂始皇焚書四年而身死二世立三年而秦亡七年之間天下常讀書之人老師宿儒存者宜不為少屋壁之藏不止一泗上孔氏沛公元年十月入咸陽十一月召秦父老約法三章固已云除去秦法矣所引秦苛法謂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豈但除此二法而已乎焚書之年令謂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以沛公所引二語觀之則又毒矣偶語即棄市不必語詩書也誹謗凡出口皆可坐不必以古非今而後謂之誹謗也其法之苛虐如此沛公與蕭何宜委曲詳備其辭舉秦之焚書之事明以諭衆自今而後諸書百家語並再許習誦召老師宿儒能記憶者出典學校而許百姓師之山巖野塢屋壁有藏詩書能出以上之官者有賞如此則漢之

為漢非苟且之漢矣蕭何刀筆之吏也其能收丞相御史府圖籍文書已是見識過人遠甚特博士官所職不遑收取致為項羽所焚而後天下無副本漢王還定三秦日不暇給又不能盡除挾書之令大槩悉遵秦所立官制刑辟而行之至于今近一千五百年皆秦法令也嗚呼痛哉圖謂繪畫山川形勢器物制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數籍謂官吏版簿戶口生齒百凡之數律與令則前王後王之刑法文書則二帝三王以來政事議論見於孔子之所刪定著作戰國以來百家迭興大率龐駁不純去非取是在乎擇耳此乃有國家者不可缺一而不完者也秦既悖矣漢亦昧焉蕭何者號人傑本一縣吏也張良亦號為人傑然乃專尚老氏之學故於儒學亦漫不加意其餘無足責矣嗚

呼痛哉

漢高祖元年乙未至五代周顯德已未一千一百六十五年至今戊子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春秋已未至今戊子二千七

十年

約法三章

附論蕭何律九章　廣律令攷別見

十一月召諸縣豪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紫陽方氏曰三章之法何其簡易明白也而惜乎其易言難

行也秦之毒甚矣今俗語謂殺人償命必殺人然後處死而秦以偶語棄市誹謗致族傷人與盜財物罪有輕重不至於死而秦法不告姦者腰斬蓋自秦文公始為三族之法秦孝公得商鞅又盡廢周法而肉刑上及公子師傅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旦臨渭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秦惠王之立鞅亡而莫敢舍車裂之民不恤也沛公三章之約仁矣一時之言易而久遠行之則難漢書刑法志曰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之且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回謂呂后斬韓信長

樂宮室未必依此施行恐是急梟其首乃殘其肌膚骨肉此
乃秦以來慘法也三章未足以禁姦而蕭何採摭秦法作律
九章亦見刑法志惠帝四年三月始省法令妨民者始除挾
書律則是悉除去秦法之言未嘗踐也呂后元年正月始除
三族罪妖言令則是蕭何所申律令猶明著此等苛法也文
帝元年十二月始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二年五月始除誹謗
妖言律十三年五月始除肉刑文帝號為寬仁然新垣平之
反亦夷其三族終漢之世有大逆不道之刑有非所宜言之
刑以言語文致坐夷滅者不一且如許廣漢從上甘泉誤以
他郎鞍被馬坐從行而盜抵死募下蠶室司馬遷諫救李陵
坐遊說沮貳師軍下蠶室一何其大慘也入關初約竟成虛
言亦可悲夫然則近世用法寬大宜莫如宋誤國大臣無誅
止於流竄命官自非贓罪不加杖責兵不強地不廣而延三
百一十七年之天下厥有自來紹聖崇寧姦黨以私意從祐
符諸賢於南方遂失中原似道陰殺舊相決黜士類用刑亦
以殞國亡身云

餘悉除去秦法

法始於伏羲成於堯大備於周是法也非但謂刑法而已矣周
平王東遷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遂立西畤祭天周自己卯至
己未於是四百單一年矣孔子作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行
事傷王道之既衰憫宗周之不復其所定之書所刪之詩所贊
之易所正之禮樂皆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春秋後七十八年

入通鑑周紀猶有一百四十八年而赧王亡秦自昭王書于紀秦紀起丙午歷六君至甲午二世亡凡四十九年而入漢紀蓋嘗攷之春秋迄於甲庚五年當敬王之三十八年而秦悼公卒厲共公立共二十六年當周貞定五十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左庶長非周官制也秦起自西戎未嘗用周法始見於此厲共公三十四年卒躁公立十四年卒懷公立懷公四年弒孫靈公立十年卒季父簡公立七年初租禾計畝而收不用周十一法始見於此十五年簡公卒惠公立十三年出公立二年庶長弒出公迎靈公之子是為獻公立秦數有亂魏奪其河西地二十一年秦章蟜伐魏趙與韓救之戰于石門敗魏趙韓斬首六萬王以黼黻賀秦春秋左書戰勝敗績未嘗書斬首之數秦漸強戰漸力書斬首之數始見于此秦前此未有天子所賜命服王賜以黼黻乃侯伯七命下裳之飾秦人不識周之命服書賜曰賀始見於此獻公二十三年卒孝公立當周顯王之八年去春秋後巳未一百二十年矣秦孝公元年庚申商鞅自衛來見變易法令秦愈益強大積以滅周鞅者衛康叔之後曰公孫鞅實姬姓也盖周室支子之不肖遠孫輔異姓滅同姓扶不道之強秦以毀周室實始見于此是年伐戎斬獂王二年周顯王致文武胙于秦待以齊桓公之禮始見于此三年商鞅為左庶長變法修刑勸耕戰置法官其法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謂一家有罪五家糾發否則十家連坐周礼地官比長五家相授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同罪周礼不可盡信一家有罪五家連坐恐不當不及鄰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授王昭禹謂亦相及不告姦者腰

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謂告姦人得爵一級與斬敵首一級同匿姦者與降敵同罰誅其身沒其家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賞為
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
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謂懈怠不事之人而貧者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又按商子有率民篇及杜岐通
典謂誘三晉之民利其田宅復之三世無知兵事任其所耕不
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為耕戰富強兩成之術又商子定
分篇為法令置官有遷徙物故使吏民學讀法有敢剟定一字
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問法法官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以
左券予吏之問法者主法令之官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
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
子之殿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及御史丞相諸侯郡縣皆置一
法官天下之民無不知法商鞅得志以行其令始見于此又商
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輸粟五十石以爵一級
賞斬一首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始見于此欲官而不欲爵則
為五十石之官官自五十石以至二千石始見于此漢書記秦
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
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
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
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秦不用周公侯伯子男附庸
之制自為爵名始見于此孝公十年鞅為大良造十一年鞅圍
魏固陽降之十二年壞井田開阡陌廢周之夫井溝洫民得盡

力占耕田許買賣始見於此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如魯衛自櫟陽徙都之秦舊戎狄未有廟朝制度宮室奢僭始見於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謂子弟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古禮不下庶人命士以上始父子異居今商鞅刑則上於公子師傅繆以父子有别罔庶民俾之離析則戶口多致民自顧妻子不顧父母始見于此聚小都邑為三十一縣置令丞周置邦國都鄙六鄉有鄉老曰鄉大夫鄉一人有州長曰中大夫一人黨正曰下大夫一人族師曰上士一人閭胥曰中士一人比長曰下士一人六遂有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曰下大夫一人鄙師上士酇長中士里宰下士皆一人鄰長五家長一人秦不用周制大率以方百里為縣後世縣令縣丞之名始見於

此縣不滿萬戶為長又有尉後世某縣長某縣尉之名亦始見於此十三年置有秩史比長閭胥鄰長里宰鄉遂大夫之制秦既不用縣設令長丞尉為長吏之外則又設為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曰少吏十里有亭長伺行旅姦盜十亭曰鄉有三老以掌教化又有秩以掌一鄉之人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有游徼循禁賊盜凡漢所因仍縣之職任始見於此二十二年鞅以詐虜魏公子卬破其軍封為列侯食商於十五邑秦擅封列侯始見於此二十四年周顯王三十一年孝公卒子惠王立鞅出奔魏魏人不納入于商於以叛秦克之于黽池車裂鞅而滅其族車裂之刑滅族之法亦始見於此其所謂刑法者大較憯毒不道而其誘魏公子卬也秦魏相距鞅與卬書約公子面相見

盟樂飲罷兵既盟已飲伏甲士襲虜卬遂破其軍以歸秦後祖
用此詐襲虜楚懷王終以亡其天下此何等禽獸所為而忍為
之乎按商子開塞篇謂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不以農戰而巧
言虛道者其國必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
故豪傑務學詩書以避農戰故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惠國有
此十者上無使守戰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
至敵至必却然則詩書禮樂何負於人之國善與不善對修與
不修對仁與不仁對廉與不廉對去善修仁廉而得不善不修
不仁不廉之人如此而敵不至者未之有也鞅之不善不修不
仁不廉亦甚矣其裂之以車滅其家族非不幸也秦之坑儒焚
書萬罪千惡自取滅亡一皆根本于此於是秦惠王用公孫衍

張儀十三年而稱王又用樗里疾司馬錯甘茂惠王卒子武王
立二年初置丞相丞相之名始見于此而周之三公三孤天官
冢宰所謂經邦論道掌百官均四海者不可復矣武王扛鼎絕
臏卒異母弟昭王立七年魏冄相八年誘執楚懷王十三年白
起為左庶長十九年昭王稱帝去帝復稱王四十一年范雎相
四十八年白起破趙長平坑降卒及斬首前後四十五萬五十
年殺白起五十一年乙巳滅周去春秋末已未二百二十六年
矣五十二年蔡澤相五十六年昭王卒孝文王立一年卒子楚
為莊襄王立呂不韋相三年卒始皇立是年甲寅漢高祖生九
年誅嫪毒十年呂不韋免用李斯十二年呂不韋自殺二十六
年六國盡滅更號皇帝命為制令為詔稱朕追尊莊襄王為太

上皇除謚法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從李斯議不置諸侯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銷天下兵收大半之賦租賦塩鐵
二十倍於古更戍力役三十倍於古以黄金為上幣以銅錢半
兩為下幣龜貝玉不為幣二十二年作廟治馳道二十八年東
巡三十二年壞城郭決隄防入海求方士蒙恬將三十萬擊匈
奴三十三年擊南越閩越東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築長城
起臨洮至遼東萬里三十四年焚書偶語詩書者棄市是古非
今者族三十五年七十餘萬人作阿房宫坑諸生四百六十餘
人於咸陽三十七年七月崩于沙丘二世元年十二月殺諸公
孫公主七月陳勝起九月劉邦項梁起二年八月李斯具五刑
夷三族三年八月沛公破武關趙高弑二世立子嬰九月沛公

破嶢關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十二月沛公約法三
章雖嘗告諭父老謂今悉除去秦法然其所以不能盡除秦法
復周制者沛公之佐惟蕭何張良二傑張良尚老子學蕭何乃
刀筆吏一時姑為大言以慰民心其後奸究不勝何復攈秦法
作律九章三夷之誅高帝以施之韓彭文帝以施之新垣平文
帝除肉刑而笞箠過多反以陷民於死久之而後漸降漸輕武
帝之世至於律令三百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
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
遍覩具見班史刑法志嗚呼使漢之相臣有孔子孟子周公召
公之儔則秦之法可以悉除二帝三王之法可以復行於天下
後世矣蕭張人品器識至此已極易有攸往夙吉之訓豈容以

此事望之至今千五百年君臣上下無一人悟秦之非無一事不蹈秦之覆轍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商鞅用事二十四年封侯食商於僅五年車裂滅族皆無種而其法為萬世之戒

吏民皆按堵如故

秦子嬰之降也以屬吏沛公不殺子嬰付有司守視之耳不知主以何人居之何地亦若俘囚然必自有其人其地而史不可考也秦之末亡一年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請止阿房宫省邊戍詔以屬吏此乃下之吏而治之下獄是也去疾劫自殺而李斯尚望不死據李斯傳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按治拘執束縛居囹圄中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辭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趙高為中丞相弑二世立子嬰子嬰誅高亦夷三族是後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將軍九卿莫知為誰而沛公至矣群臣百官皆叛子嬰子嬰與妻子係頸以組降沛公沛公入咸陽吏民皆按堵如故未知秦内史為誰而籍吏民封府庫以待諸侯疑職掌府庫之人必稍易之秦朝廷大吏必皆逃叛他之或悉降沛公耳令所謂按堵如故者恐止是諸縣令丞尉三老亭長有秩嗇夫游徼父老百姓並不遷易視周胥徒則如沛縣有主吏如蕭何有獄吏如曹參皆稱豪吏併鄉里之民皆如其故也此慰安人心之權道也按秦内史地為漢之京兆扶風馮翊及弘農郡孝公時初置縣閭秦境僅三十一縣其後南有漢中黔中巴郡蜀郡西北有隴西北地上郡大原河東郡而東則三川潁川南陽郡皆按秦故境不知沛公所

召諸縣豪傑計幾縣也其所以諭之之辭除約法三章外曰吾所以來者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何其溫厚而明白也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見得秦之為縣有鄉而又有邑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此皆沛公之明之寬而蕭張之謀之正秦民脫湯火而升袵席可謂幸矣不幸項羽晚至焚剽誅戮不得按堵秦分為四漢徙居南久之而盡為漢有然又不幸張良東歸而未復蕭何獨力而無輔得一韓信圖河北窺關東日不暇給增三章之法襲亡秦之制官制爵級刑名法令財賦軍旅郡縣田土皆如秦舊用秦之吏因秦之民天下雖名為漢而秦之鞅斯之所為卒不盡革以至於今無一而非秦也嗚呼痛哉（漢京兆尹縣十二左馮翊縣二十四右扶風縣二十一弘農郡縣十一總計三輔縣五十七而弘農之縣十一在外秦內所治其廣如此）

項羽破函谷關至戲

十一月或說沛公今聞章邯降項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可急使守函谷關十二月項羽大怒使黥布攻破關遂至戲下（此一下字可疑戲許宜反戲水也不應言下若他用為麾下之戲則可）戲水也在新豐縣東北三十里鴻門在新豐縣東十七里以此知戲水西十三里為鴻門沛公時在霸上水經曰新豐縣西五十里為霸城西十里為霸水水西二十里為長安城此漢新豐縣長安城也秦咸陽宮闕夾渭而都其朝廷在渭北之咸陽其長樂宮阿房宮在渭南以

今形勢地理攷之沛公在霸上西去漢長安三十里東北去戲水約八十里沛公往會項羽已離戲水十三里即會項伯夜見張良往返百五十里漢王詰朝見項羽馳七十餘里也所以攷及此者要知函谷關之險不足恃也周文以陳勝之命車千乘軍十萬入關嘗至戲矣關不足恃也章邯擊周文自戲敗退出關已入關亦不足恃也沛公已入關而黥布破之關不足恃也項羽燒秦宮室不據關中又惡背懷王約王漢南鄭及分王三降將捨而東歸使羽不出此計守關以令諸侯天下之兵皆得而攻之關亦不足恃也戲字指水言不當云戲下當獨書云戲若項羽至鴻門則當書云戲西若罷戲下各就國此謂旌麾之下則當書云戲下然則沛公守關聞章邯欲以雍王就國故拒之耳不意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而自來也邯之來必不能敵沛公羽之來兵多力強非賴張良與項伯有故寧不殆哉然於仁義有一分之蒙乎彼者即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未可以區區陳迹為優劣也

亞父使人望沛公氣皆為龍成五色

灾祥自天降而根於人古帝王不敢忽也而未若春秋戰國之間其説誕謾特甚焉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協時月正日為敬授民時耳胤征羲和至興六師以其不知日食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如今置曆爭差攷驗日月食當於某時食若干而或先之後之其分數有餘不及則是為藝不精不為無罪何至興兵如此或者義

和加以湎淫罪當殺而不受誅故至於興六師也然則其罪亦重而不輕明矣洪範五行五紀稽疑庶政九疇之內凡四疇與陰陽家流相關而周禮春官卜祝巫史凡二十一官大卜下大夫二人而有卜師卜人龜人菙氏（菙氏髓反）占人菙人占夢眂祲共九官大祝下大夫二人而有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又有司巫男巫女巫共八官大史下大夫二人而有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共四官卜祝巫史其重如此司馬遷為漢大史乃謂大卜祝星曆上以娼優畜之特然詞耳然則秦漢間所謂望氣者其周禮眂祲之謂歟司馬遷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大史公推占天變未

有可攷于今者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一作征）五伯代與更為王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伐攻取其察機祥望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復雜天盤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柄兼之（柄本文作秉）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食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屍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

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
尤急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
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
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
朔占歲則魏鮮按此言星亦必兼氣其亦必有灾祥而不可誣
矣是故太史公記望氣一事謂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
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
獸居其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
恒山之地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
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
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兌當是銳其氣平者行徐氣

相遇者卑勝高陳雲如立垣杼氣類杼軸索隱曰兵書營上王氣如織勿與戰
朔所候決於日旁皆如其形以占北夷之氣如群畜穹廬南夷
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敗軍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
有氣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成宮闕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
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此望氣之
大畧也夫自上古至唐虞必有天子以主天下唐虞禪夏商周
父子相傳為天子近二千年而秦以二三百年強暴力戰然後
得之未有卒然興於民間而為天子者也秦知夫得天下之泰
必可久也惴惴然惟恐天下之復有起者望氣之徒或言山東
有天子氣或言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南遊以厭當之劉季之
為天子固天之所命然以古今大化死生貴賤言之恐亦偶然

而已耳凡儻來之物得之則曰偶然失之則無可柰何而委於命然後可謂之知道矣太公呂后求劉季於芒碭之間常得之則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今范增說項羽又謂沛公其氣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先儒嘗謂范增愚人既知其氣為天子氣則不可擊矣而又欲擊之

囘竊謂世多以成敗論人故高祖既有天下俗人喜恠好奇謂其生有自來龍成五色之說一人倡之千人和之史臣紀之牢不可破矣夫天子者亦不過富貴之極耳二世三年子嬰三月亦天子也死不旋踵當其急欲為黔首而不可得也沛公乃太公所生亦人也而謂毋媼夢交於龍如此則沛公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耳龍獸也沛公人也龍交於人而不生龍乃生為人無是理也後世以龍為天子以日為天子故婦人生天子者輙書曰夢龍據胷夢日入懷皆不過神異之辭也項羽不死東城則重瞳子與舜何異王莽不戮漸臺則符命無非真孰敢斥之曰偽乎天子氣之說予不敢信而望氣之術自光武舂陵之後而世無復傳今之相人氣色者其說出於黄帝素問凡病人色黄為有穀氣無不愈青黒白赤皆為殃占星色亦然故以黄氣為喜氣乃小小利害耳雖然天變之大者嘗親見之甲子七月彗出柳柄長丈餘而曲至九月化為直白氣亘天十月而有白衣之會又十年甲戌再會而東南以亡亦不可不畏也○新垣平以望氣見文帝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釆若人冠絻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

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也恐是一屋而五其殿南面臨渭水一殿一門故曰五門
夫帝一而已矣舜典所謂類于上帝焉得有五秦襄公諸
侯耳僭作西畤祠白帝此五帝之始也是後白青赤秦祠四
畤四帝漢高帝作北畤北帝具而為五此漢儒骨髓深病不
可解之惑也周禮言五帝吾恐決非周公之書禮記言九卿
即知亦非周官之制凡漢儒所云五帝九卿皆習見秦漢制
度而言帝者上帝而已何五之有卿者冡宰至司空六卿而
已強攀三孤為九卿決不可信鄭玄釋經往往引緯書不經
之言撰五帝名以實之自當他辨今且著其端於此且如新
垣平望氣謂見五采若人冠絻亦是習見漢儒五帝之說以
罔文帝使人上玉杯則預言有寶玉氣来又謂汾陰有金寶
氣欲行出周鼎良由文帝富平賜累千金私鑄一鼎埋之汾
陰不難也徐廣注史記曰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盖平詐為
之鼎也人上書告平所言神氣事皆詐誅平夷三族秦漢間
所言天子氣恐亦不過如此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漢兵十萬號二十萬

周制天子之國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可以具六軍者十為七
十五萬人其行軍止稱六師止用軍七萬五千人其制出於六
鄉一鄉而出一軍也每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
六軍之出也為車千乘軍七萬五千人六遂亦然未聞周天王
盡出六鄉六遂之兵用至十五萬人者也武王伐紂起於諸侯
已制六軍則視紂為獨夫而自為王矣諸侯之國不期而會者

八百盖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夏商以來莫不皆然內以犬牙相制維持中國而外以禦夷狄戎蠻不使侵陵有方伯連帥以司其征伐諸侯有不庭者方伯糾率旁近之國以問其罪天子之軍不輕出也桀為無道湯放之則天子之軍而或無道雖十其六軍之數不足以禦有道之諸侯乃天之理也紂為無道烹伯邑考而賜西伯以羹又囚西伯欲殺之置炮烙之刑剖比干之心天下諸侯不保首領起而誅紂武王雖起六軍八百國雖各以兵會然戰于牧野不過用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衆若林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紂非無提封百萬井非無軍七十五萬人無道之極則兵雖多而不為用有道之至則兵不在多而足以王此亦天之理也齊桓之霸

[illegible]征将甲師少晉文以後六卿專國則已僭為天子之六軍而卿將一軍矣春秋之所以作傷王制之不復惡夫霸之僭王而欲黜乎秦楚吳越之強也降為戰國動輒興兵數十萬人鄉遂之軍井牧之民蕩然掃地孫吳騁其詐辨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匈奴盛於北方入塞率用十萬騎秦之白起王翦為甚起攻破長平至坑塹四十五萬人翦攻楚必欲用六十萬人割生靈如草芥積骸骨如丘山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加以驪山阿房之役無度近二百萬人民生斯時何其不幸混一未幾國隨以亡沛公之起沛中三千人項羽之起吳中八千人令入關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為百姓者苟戀城市村落之居而不從軍必遭刼擄焚掠之苦與其老弱無力禦寇

待盡曾不如強而壯者聽吏調發戎父老發其子弟盡以為軍
則可萬一臨陳不死大則亨封侯割地之利小則擄掠金帛抄
刼婦女以苟且存全其性命豐肥其口體嗚呼其破壞先王之
法制而求以滅人之國家其亦不仁甚矣自春秋戰國秦漢至
今二千年動興兵七八十萬至百萬以敗者不可勝數養兵七
八十萬以過百萬而國力不支隨以淪亡者亦班班可攷人主
不能禦其將將不能御其兵皆兵多之為害也惟唐太宗府兵
得其法加以聽諫知人卒致貞觀之治其餘率非良法僥倖一
時以強勝弱則有之而非久長有國之道也蓋始於漢有天下
不能復周舊制而具其一端云自春秋巳未至今戊子二千七十年宝祐六年巳未第三十五次巳未也春秋戰国秦亂之極漢興不能復至今一千四百九十四年自乙未至戊子

項伯夜馳見沛公

沛公還軍霸上告諭秦民謂吾當王關中待諸侯而定約束耳
不曰待懷王之命而曰待諸侯其外逆可見也沛公初起為陳
涉之縣令改事懷王為懷王之碭郡長武安侯攻城掠地有軍
十萬以至入關止稱沛公未盡用碭郡武安之號下南陽入武
關破嶢關降子嬰入咸陽還霸上未聞遣一介之使以魏捷之
事告諸懷王而請命焉或者君臣之間情不相通沛公既無使
以白事於其君懷王亦不常遣使以勞其軍而錫之封否則沛
公頗制自為如封拜等事軍中以便宜行其意已不奉懷王之
命久矣此其失策一也沛公閉關謂備他盜實欲塞絕章邯之
來不意項羽自將率四十萬人而軍戲水亦宜遣一介之使告

之項羽謂幸先入關已降子嬰既不敢遽自王亦不敢掩有秦之重寶府庫一毫髮無所取以待懷王之命也今將軍存趙破秦威震天下其亦當有分地以王秦地當屬之誰子嬰其何以處沛公胷中固已有一定之計要合以審之項羽以觀其所荅而缺然不講此其失策二也軍事貴乎間探明測度遠項羽之来一切不復間探測度其所為曾無之也間言既入范增之大怒相激項羽已饗士欲旦日合戰而沛公不知非項伯嘗殺人張良嘗藏匿之有此舊好夜馳見良良具以白則沛公不備之師而當項羽卒然一擊之勢存亡未可知也此其失策三也良引項伯同見沛公託以婚姻卑辭遜謝俾伯以達之項羽當以高紀與張良傳參看則沛公一時之懼可知矣鴻門之會羽固無殺沛公意范增目羽不應項莊入以劍舞卒賴樊噲幸免當以項籍樊噲傳參看則沛公一時之窘亦可知矣幸而沛公得多失少其最得策者在於不殺子嬰珍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還軍灞上秦吏民按堵如故雖牛羊酒食無所受不惟秦民心服之雖悍戾如項羽亦心暗服之矣范增不能勸項羽以行仁不能諫項羽殘虐鹵掠之失亟亟然惟以殺沛公為事沛公何罪縱項羽能殺沛公天下亦非項羽之有從入關之諸侯其心可頃刻變也然則使當時沛公無張良以為之謀遽然入秦宮闕南面而王有其珎寶妻其婦女如此則不必項羽可疾殺之不出於懷王之命夫人而能見攻矣更始之立析人鄧曄起兵破王莽九虎開武關迎丞相司直李松攻京師倉未下以弘

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右扶風界攻畧及公賓
就殺莽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
舍東宮妻莽後宮乗其車服後六日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
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輙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
收斬之是則王憲之所為沛公之所不為王憲之死宜也沛公
之不死乃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祐四百年之天下在於入
關而不自王耳在於矯揉其貪財好色之素習一時能自忍耳

沛公約項伯謝項羽

孔門有言語之科春秋列國相往来必脩其辭令所以宰我子
貢見取於仲尼而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又加以子羽脩飾子産
潤色而後鄭雖弱國亦足以自立也戰國辨士務為縱横口舌
游說眩惑是非以敗人之國者不一然兩敵相當措辭發言一
有不善立致顛隕誠不可不謹哉項羽破函谷關欲擊沛公項
伯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
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
望將軍到豈敢反耶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旦日見羽鴻門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
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詳味沛公所以語
項羽項伯者於倉卒患難之際為從容卑遜之辭何其委曲而
謙下也是必張良彌縫其間不至輕銳然亦高祖性資過入明
見事幾不如是何以柔項羽之氣而平項羽之心俗所謂佛拳

不打笑而言語辭令温厚坦夷豈小補哉高祖興時臨廣武數羽十罪辭嚴義正羽之肺腸幽隱洞見無餘可謂知彼知己及洛陽置酒論楚所以失天下謂漢能用三傑羽不能用一范增名言確論出人意表又可謂知人知成敗然則謂之天授非人力非歟惜乎其有帝王之資而無帝王之學又無帝王之臣故不能革秦法復周制而令後世猶有遺論也

項伯曹無傷

家賊難防所至有之曹無傷真沛公之家賊也欲王關中盡有珍寶沛公初意或然以樊噲張良諫還軍霸上則不然矣曹無傷以此譖沛公於項羽意以求封是所謂叛臣也鴻門幸免沛公輒立誅曹無傷殆天理所不容若項伯殆可謂項羽之家賊乎曰此則尚可議也人臣無外交曹無傷外交項羽不可貸原項伯之心初不外交沛公故嘗殺人亡命張良匿而全之夜見良欲與俱去耳良強之見沛公沛公因遂結好為之解紛當項莊舞劍之時又起翼蔽沛公亦皆天祐沛公以致于此非人力也使項羽得肆其忿屠沛公於杯酒之間諸侯四十萬軍非皆項羽之腹心衆怒難犯直劉曲項亦起而屠項氏之族其亦頃刻而無噍類矣不欲遽殺沛公非項伯之私也沛公之不當殺蓋一時之公論然耳其欲殺之者獨范增之偏見也古未有兩君相會兩將見而即座殺之者商鞅虜魏公子卬秦誘執楚懷王天下醜之唐吐蕃平涼刼盟夷狄變詐見同禽獸故曰項伯尚可議也沛公為漢王以金百鎰（二十兩）珠二斗賜張良良具以獻項

伯伯乂受漢王厚遺為盡請漢中地此則貪顧財物其人苟賤汙下大不足道非吾徒也項羽既滅賜姓而曰劉纏封侯射陽功臣表敘次在張良之下蕭何之上則可謂頑鈍無耻矣謂其賣項自全為羽家賊則不至是以高帝之憾於項羽悉誅項氏無不可者賴項伯故其宗族皆釋弗誅智果別族為輔氏惜項伯不早出此然處夫勢之所難有不可者世議譏高祖能誅丁公不能誅項伯是又不原項伯之初心而易於立論予懼今之人不善讀史評品不當故詳著之

使張良獻璧獻玉斗附見俘厥寶玉及璇璣玉衡

書湯伐三朡俘厥寶玉傳謂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灾故取而寶之注義甚狹古帝王之用玉也尚矣豈止如孔傳所云僃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言崑山出玉之地也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傳云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動者正義以璿為璣以玉為衡璣為運轉衡以為蕭渾天儀此觀天文之玉也周禮大司徒土圭測影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至日以測地中此察地理之玉也周禮司服掌玉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弁師掌王之五冕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弁玉瑱冕皆十二旒旒十有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繅玉五采然則其實六冕也公侯以下有等殺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曰衡曰笄曰與王之冕弁之瑱皆玉為之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鄭玄謂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之飾詩

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騏是也韋弁以韎韋為弁異乎白鹿皮之皮弁彼不去毛此去毛而染色玉飾璂笄亦同皮弁公侯以下亦有等殺此首服之玉也舜典輯五瑞班瑞于群后傳云舜歛公侯伯子男之圭璧還與之正始下文云修五玉又云如五器卒乃復是也謂禮終以五玉還諸侯聘義所謂輕財而重禮者其一說也周禮六宗伯以玉作六瑞而舜典止言五瑞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謂五器五瑞通王搢大圭執鎮圭而數之則六也諸侯朝天子執瑞而納其玉王執冒圭四寸以受其朝諸侯所賜命圭其首邪鋭冒圭當斜刻其首狹如圭者以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孔頴達之說冒亦作瑁然公侯伯恐無四寸之圭首此以一王圭如合符然未知子男之璧又何以冒之尚書大傳有留圭之說無過行者復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有三年黜爵六年黜地九年地盡之說古事難攷五瑞執於手既已納瑞則取腰間所搢之笏而執焉此天子諸侯相見圭璧之玉也是周禮所用玉甚多天官太宰六曰貨貢大享祀大朝覲大會同大喪之所贊小宰玉府內府內宰追師之所職與夫春官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大府典瑞夏官小行人冬官考工記玉人之事官凡十有三又諸經用玉者不可勝書今條列于別幅盖賄賂盛行自春秋戰國始加璧寘璧返璧懷璧假道以璧易城臣以玉獻君君以玉賜臣皆違於禮而非古先帝王用玉之意沛公亦匹夫耳其家本無一物兵至覇上所得滋多會項羽于鴻門亦以雙璧為賄且

賄范增以玉斗於是乎知風俗之衰好貨寶而通賄賂以至于今未已悲夫

范增玉玦　就攷玉佩

荀子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環與玦皆以玉為之豈古之制特為是玉環玉玦以為還人絶人之所用歟盖嘗攷之◎環内之空處名之曰好玉之圓者為肉其大者璧也肉倍於好孔小而身大璧之用亦甚大◎此環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内之孔與玉之肉等也◎此瑗也好倍肉謂之瑗玉之肉身濶一分之數説文曰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則有人臣手握此物於先人君以手攀此物引而上堦級也荀子曰召人以瑗亦環之亞也 此玦也古不謂之玦而謂之璜故曰半璧謂之璜亦玉環之半者也

古男子婦人冕弁之服王后之服皆有玉佩佩之上曰珩晉語夷吾白珩六雙亦曰衡形似磬有孔貫小帶曰褑以繫綬綬貫玉珠而綬三焉其中名曰琚瑀者玉環也綬中直下貫玉環而左右參差不齊有綬以維之左右又各有直下之綬前有一璜後有一璜相向是為玦中懸綬以貫之方玉　謂之衝牙腰左右各有此佩以步以行即玉衝牙與兩玦鏘然而鳴中乎宮商角徵羽之音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意者還人以環即佩之琚瑀絶人以玦則佩之璜天子諸侯后夫人之佩必有副以備用者卿大夫亦然欲還其人即

以環召欲絶其人即以玦絶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欲其還也左傳晉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此又以金為玦示将絶之也環玦在佩則為琚瑀璜以賜此物示意還人絶人即為環玦不然則造環所用尤多豈有專造玉玦而為絶人之物者哉以佩具就用之耳范增鴻門之會拔劍撞玉斗即所佩劍耳其又佩玉玦必不全有古之玉佩珩璜琚瑀也以此玦為寳而腰之故三舉以示項羽欲其決也欲其殺沛公而嗔其不勇也

鴻門獻玉稱謂史漢不同

漢紀書鴻門事沛公稱項羽為将軍時則羽自為諸将上将軍也沛公雖以碭郡長武安侯入關止稱沛公故張良項羽皆稱為沛公史記項籍紀皆書為項王項伯范增稱曰君王書張良語沛公不勝桮杓使臣奉白璧一雙再拜獻項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将軍足下又書張良稱公為大王此時劉項亦皆未封王司馬遷追書從口便耳

附攷舟玉及瑶

篤公劉詩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孔氏曰瑶是玉之别名公劉帶美玉及瑶鞞琫容飾之刀東萊呂氏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瑶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所以為厚於民乎東萊說極有味周世世修

德公劉其一也佩玉而忘其身之勞則民德之非不佩玉也而
無德於民則怨積而禍来不可不察也

附左傳佩玉縈攷

左傳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
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杜注縈然
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
褐寒賤之人言但視不飲下文又注庚癸之呼曰吳子不能親
與士共饑渴所出以亡（縈而捶而水二切）公劉之佩玉也民見之而思
之吳夫差之佩亦玉也申叔儀與褐之父視之而憾之一以興
國一以亡國愛民者如此而不恤下者如彼朝廷非無法度不
德者敗山河非無險要不德者亡予於是有感古者創制興業
不繫於物而係於德也

附朱文公說佩攷

詩雜佩以贈之東萊小字書朱氏玉佩制度與予所書微不同
亦可攷旋檢看不妨

古今攷卷之六終